

收获

LITERARY
BIMONTHLY

—应物兄@李洱

长江文艺出版社



这部小说，李洱整整写了十三年。每个词，每个物，每个人，都如十月怀胎，慢慢成形。

李洱借鉴经史子集的叙事方式，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尤其是知识人的言谈和举止。所有人，我们的父兄和姐妹，他们的生活都围绕着主人公应物兄的命运而呈现。应物兄身上也由此积聚了那么多的灰尘和光芒，那么多的失败和希望。小说各篇章撷取首句的二三字作为标题，尔后，或叙或议，或赞或讽，或歌或哭，从容自若地展开。各章节之间又互相勾连，不断被重新组合，产生出更加多样化的形式与意义。它植根于传统，实现的却是新的诗学建构。

《应物兄》的出现，标志着一代作家知识主体与技术手段的超越。李洱启动了对历史和知识的合理想象，并将之妥帖地渗入到每个人物、每个叙事环节。于是我们难以忘怀的那么多的人物、知识、言谈、细节，都化为一个纷纭变化的时代的形象。小说最终构成了一个浩瀚的时代星图，如日月之行出于其中，星汉灿烂出于其里。

你打开一扇门，一整个世界涌入。

Table of Contents

作者简介

编者的话

第一章 应物兄

1.应物兄

2.许多年来

3.木瓜

4.动物医院

5.赔偿协议

6.等着瞧

7.滑稽

8.那两个月

9.姚鼎先生

10.扁桃体

11.卡尔文

12.早在1743年

13.套五宝

14.钢化玻璃

15.巴别

16.双林院士

17.奇怪得很

18.人才引进

19.赴美

20.程先生

21.雪桃

22.之所以

23.第二天！

24.喷嘴

25.孔子传

2.许多年来

许多年来，每当回首往事，应物兄觉得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乔木先生。这种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让他改掉了多嘴多舌的毛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来临的时候，他因为发表了几场不合时宜的演讲，还替别人修改润色了几篇更加不合时宜的演讲稿，差点被学校开除。是乔木先生保护了他，后来又招他做了博士。博士毕业的时候，他本来想到中国社科院工作的，那边也看上了他，觉得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自己知道，人家之所以对他感兴趣，全是因为他的一篇文章起了作用。社科院有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先生，曾是研究《诗经》的专家，三十年前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应物兄在论述《诗经》研究史的时候，给那本小册子以很高的评价。他没有想到，老先生竟然看到了那篇论文，托编辑部给他转来了一封信：“前日偶遇大文，高见新义迭出，想必师出名门。知足下已是博士，真乃可喜可贺。不喜足下之得博士，而喜博士中乃有足下也。若蒙足下不弃，不妨来我院工作。”接到这封信的第二天，他就赴京拜访了那位老先生。事情好像就这么定了。有一天，乔木先生找他谈话。乔木先生称那个老先生为“老伙计”，说：“老伙计来电话了，夸我呢，夸我带出了一个好学生。还说，这么好的学生，既然你舍得放走，我就笑纳了。”

“先生，他对您很尊重的。”

“知道社科院是干什么的吗？”

“知道一点。那里集中很多青年才俊。他们编的很多书，我都买了。”

“接话不要太快。”乔木先生说的是嘴，烟斗却指向了脑袋，“社科院是智库，是给领导出主意的，你觉得你的脑子够使吗？脑子够使，就不会犯错误了。”

“先生，我知道我是个笨人，干了不少笨事。”

“接话太快了！笨人哪能办笨事？笨事都是精明人干的。”

“我承认，我的性格也有点冲动。”

“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你的性格去北京不合适。”

有句话他差点说出口：“先生，您说得对。”

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我的命运是由别人的性格决定的。”这句话咽下去比较困难，咽下去之后，它在肚子里滚了两圈，他听见自己的肚子咕噜咕噜的。

乔木先生叼着烟斗，继续说道：“别胡思乱想，东跑西颠了。就留在我身边吧。你这张嘴，用到别处，亏了，当老师倒是一块好料。传道授业桃李芬芳，悬壶济世杏林春满，都是积德的事。就这么定了，你走吧。”

起身告别的时候，乔木先生又对他说了一番话：“记住，除了上课，要少说话。能讲不算什么本事。善讲也不算什么功夫。孔夫子最讨厌哪些人？讨厌的就是那些话多的人。孔子最喜欢哪些人？半天放不出一个屁来的闷葫芦。颜回就是个闷葫芦。那个年代要是有了胶卷，对着颜回连拍一千张，他的表情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要管住自己的嘴巴。日发千言，不损自伤。”学过俄语的乔木先生又以俄语举例，说，“俄语的‘语言’和‘舌头’是同一个词。管住了舌头，就管住了语言。舌头都管不住，割了喂狗算了。”“我记住了。”

“就你现在的水平，又能说出什么至理名言？你要说的话，十有八九别人都已说过。人云亦云吧，表情还很丰富。”

“我记住了。”

“表情不要太丰富。你这个人，够机灵，却不够精明。”

后来，他就留校任教了。不管在谁看来，乔本先生都待他不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是，乔木先生把独生女儿乔姗姗嫁给了她。把女儿嫁给弟子，这是孔子开创的传统。孔子就把女儿和侄女许配给了自己的弟子，由此把师生关系变成了父子关系的。或许是这个传统太悠久了，太伟大了，他置身其中，有时候难免有些晕晕乎乎的。以至每当想起此事，他会不由自主地用第三人称发问：“是他吗？这是真的吗？”然后是第二人称：“你何德何能，竟得先生如此器重？”然后才是第一称：“这说明我还是很优秀的嘛。”谨遵乔木先生之教诲，留校任教的应物兄，在公开场合就尽量少说话，甚至不说话。但是随后，一件奇怪的事在他身上发生了：不说话的时候，他的脑子好像就停止转动了；少说一半，脑子好像也就少转了半圈。“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变成傻子了。”那段时间，他真的变成了一个傻子了。他自己也怀疑，是不是提前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甚至有了查一查家族病史的念头。他又烦恼，又焦虑，却想不出一个辙来。但是有一天，在镜湖边散步的时候，他感到脑子又突然好使了。他发现，自己虽然并没有开口说话，脑子却在飞快地转动。那是初春，镜湖里的冰块正在融化，一小块，一小块的，浮光跃金，就像一面面镜子。他看着那些正在融化的冰块，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清晰地听见自己在发问。他慢慢弄明白了，自己好像无师自通地找到了一个妥协的办法：我可以把一句话说出来，但又不让别人听到；舌头痛快了，脑子也飞快地转起来了；说话思考两不误。有话就说，边想边说，不亦乐乎？

伴随着只有他自己才能够听见的滔滔不绝，在以后的几天时间里，他又对这个现象进行了长驱直入的思考：只有说出来，只有感受到语言在舌面上的跳动，在唇齿之间出入，他才能够知道它的意思，他才能够在这句话和那句话之间建立起语义和逻辑上的关系。他还进一步发现，周围的人，那些原来把他当成刺头的人，慢慢地认为他不仅慎言，而且慎思。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一句也没有少说。睡觉的时候，如果他在梦中思考了什么问题，那么到了第二天早上，他肯定是口干舌燥，嗓子眼冒火。为此，他的床头柜上时刻放着两只水杯。而且，不管走到哪里，他随身携带的包里总会塞着一只水杯，一瓶矿泉水。现在，他手里就抓着一瓶农夫山泉。

乔木先生曾引用陆游的诗，对木瓜说道：

“勿为无年忧寇窃，翁猎小犬护篱门。你不会看家，还经常找不到家，我为什么要喜欢你？”木瓜听了，甩着尾巴叫个不停。那个时候，它在想什么呢？它的吠叫是和乔木先生抬杠吗？

他又给木瓜拿了一瓶矿泉水。

4.动物医院

动物医院里，费鸣被两个壮汉夹在当中，端坐在一张长条凳子上。两个壮汉看上去就像双胞胎，相同的制服，相同的胡子——他们都只留了上唇的胡须，并且修剪成了鞋刷的形状。他们的制服有点像摄影师的行头，上面有众多的口袋和复杂的褶皱。两个壮汉的长相其实还是有所不同：一个略显清秀，一个稍显鲁莽。奇怪的是，鲁莽的那位脸上反倒是光滑的，而清秀的那位却长了一脸痘痘。

看他进来，费鸣试图站起来，但两个壮汉迅速地按住了费鸣的膝盖。费鸣叫了一声“应物兄先生”。他第一次听费鸣这么叫，很不习惯。费鸣以前都叫他“应老师”。费鸣话音没落，清秀的壮汉就冲到了他面前，抓住了他的手腕。他感到手腕就像被门缝挤了一下。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手机已经从他的手里脱落了，落到了那个人的手心。那人说：“鄙人代管了。”

应物兄知道，自己误会费鸣了。

他对壮汉说：“怎么回事？有话跟我说。”

壮汉说：“老子为什么要听你的？”

手术室的门帘掀动了，出来了一个姑娘。姑娘嘴里含着一个发卡，两只手同时去擦自己的头发。他注意到，姑娘没有怎么化妆，只是嘴唇涂了点口红而已。姑娘侧着脸，把他打量了一番，同时用发卡别住了自己的头发。姑娘问费鸣说：

“这就是你说的应物兄吗？你没骗我吧？”

费鸣梗着脖子喊道：“怎么，不像吗？”

姑娘说：“反正走在街上，我是认不出来。”

然后姑娘问他：“这是你的狗？”

他对姑娘说：“怎么回事？你们先把他放了。

我会配合你们的。”

费鸣又喊道：“当然是他的狗。还能有假不成？他就是应物兄，你看仔细喽。”

姑娘说：“名人的狗就一定没有狂犬病？哪个名人说的，哪本书上写的？”

难道木瓜咬了这位姑娘？但这是不可能的啊。木瓜性情温顺，别说咬人了，遇到一只猫都要躲着走呢。他就关切地问那位姑娘：“是不是木瓜吓到你了？它那是喜欢你。”凡是来动物医院的人，当然都是养宠物的，所以他接下来说道，“它很聪明，看到养宠物的人就想亲近一下。

它没咬你吧？”

姑娘说：“咬的是我，那倒好了。”

如前所述，这里的医生是华学明教授的学生，也毕业于济州大学。医生年龄不大，可以肯定不到四十岁。几年不见，医生已经头发花白。当然也可能是故意染成这样的，以示自己从医多年，医道高深。应物兄上次来搁狗的时候，华学明特意交待，不用交钱，捎本书就行了。现在这间房子里，靠墙的一排书架上就放着他的书：

《儒学在东亚》。旁边是一本社会学著作，研究的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书名叫《江村的前世今生》。还有一本书是关于音乐剧的，叫《百老汇与伦敦西区》。这两本书的作者，他都是认识的。毫无疑

问，他们都曾抱着宠物来这里就诊。此时，医生从另一个房间走出来，摘下手套，对着水龙头洗了手，用纸杯给他接了一杯水，然后示意他出去说话。出门的时候，医生回头对那姑娘说：“放心，他跑不了的。”

因为雾霾，天很快就暗了下来。街灯还没有开。街上的行人显得影影绰绰。没有汽车，偶尔能听到自行车铃声。对面梧桐树上的那些充气娃娃，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摘了下来。早该摘了，确实少儿不宜，他听见自己说。医生简单地向他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费鸣抱着木瓜进来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本来挺安静的木瓜突然狂吠不止，从费鸣的怀里挣脱了，跳到了地上。幸亏护士挡住了它的去路，不然它肯定要蹿到旁边的大街上去，不被汽车轧死，也会跑得无影无踪。“所以，应物兄老师，您首先应该感到庆幸，因为木瓜还在。”医生说。“木瓜呢？我们的木瓜在哪呢？”“那姑娘派人抱着它去验血了。”

“你这里不能验血吗？”

“但她更相信大医院。当然，她怀疑我为你们说话。其实我已经告诉她，这是应物兄先生的狗，但她不相信。这倒可以理解，因为木瓜其实是个串儿。”

“串儿？什么意思？”

“它大致上算是京巴，但身上有一点比熊犬血统。比熊犬原产于地中海，法国人人侵意大利的时候，把比熊犬带回了法国。它浑身洁白，但嘴唇是黑的。性格很好，彬彬有礼，但又比较敏感，喜欢生闷气。如果我没有猜错，它还应该有一点泰迪血统，但不算太多，大约八分之一。”

“既然不同种族的人都可以结婚——”他没有把话说下去。他知道，养狗的人对狗的血统确实比较在意。如果有人抱来两只狗让他选择，一只是纯种京巴，一只是串儿，那么他肯定会选择那条纯种的。

“我的意思是，他们不相信，您作为一个名人，会养这样的一条串儿。坦率地说，这确实比较少见。我看过您的书，您对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非常赞同。我想，您之所以养了这么一条串儿，应该算‘有养无类’吧？我没说错吧？但是，问题就在这儿，那姑娘担心它是一条流浪狗，担心费鸣是故意抱来一条流浪狗来报复他们的。”

“报复她？这又从何说起呢？”

随着医生的讲述，应物兄大致理清了事情的经过。那个姑娘和她的上司带了两只狗来看病：一只蒙古细犬，一只金毛。蒙古细犬拒绝下车，姑娘劝了半天也没有做通思想工作，姑娘的上司就把车开走了，留下姑娘陪着金毛继续看病。金毛的一只爪子受伤了，趾甲开裂。金毛已经来过几次了，每次来都很享受，对这里有着美好的记忆。修指甲嘛。一边接受护士按摩，一边嚼着磨牙棒，一边修指甲，心里美着呢。可谁也没想到，从街上抓回来的木瓜，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对着金毛的肚子就来了一口。金毛当时并没有发火，只是嘴一撇，哼了一声，意思是，小兄弟，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姑娘当时并没有发现金毛受伤了，还夸金毛家教好，知道大让小。“其实这跟家教无关，大狗从来都是让着小狗的。”

医生说。木瓜咬过金毛之后，就钻到了柜子下面，怎么也不出来了。费鸣用扫帚捅它的时候，姑娘突然叫了起来，她发现金毛在舔自己的肚子，而那个地方正在渗血。

“她是怀疑木瓜有狂犬病？这不可能——”“别急，您听我说。然后呢，就是那两个人，他们应该是金毛主子的保镖，刚好开车回来了，他们希望把我接过去，给蒙古细犬看病。蒙古细犬是生活在草原上的狗，敢跟狼打架的，最早是契丹人养的。你是没见，它长得就像一条小毛驴。它有点不开心，不愿奔跑了，每天只是低头散步。金毛的主子疑心她是不是抑郁了。好，先不说这个了。那两个保镖回来看到金毛受伤了，一定要把木瓜摔死。木瓜不是还钻在柜子底下吗？他们就去挪柜子。可是，他们挪一下，木瓜也跟着挪一下。一个保镖一发狠，就把柜子举了起来。真是有力气，应该去演鲁智深。费鸣护狗心切，一下子扑到了狗身上。说到这儿，您就得感谢我了。我告诉他们，看在我的面子上，饶木瓜一命。再后来，金毛的主子就又派人来到这里，把木瓜抱去医院了。我求他们，看在我的面子上，千万不要伤害木瓜。我相信他们会这么做的。为保险起见，我让助手也跟着去了。”

“下一步怎么办？”

“只能等验血结果出来。验血结果一出来，他们就相信，木瓜没事，金毛也不会有事。最多赔几个钱。不过，嘘——我刚才发现，木瓜拉在柜子下面的粪便，好像有点不对头。健康的狗屎，不干不湿，成条状，有光泽。木瓜的屎有点松散，光泽也不够，上面有白点。我怀疑它肚子里有虫。”

“这个也会传染吗？”

“出音低一点。如果只是有虫，问题不大。”

“它几岁了？”

“快五岁了吧。它平时不这样的。今天是怎么了，哪根筋指错了？”

“不是我恭维您，这只能说明，它是条好狗。瞧它的记忆力多好。它就是在这里被阉的嘛。它可能以为又要附它了。别的狗，都是好了伤地忘了疼。你不叫它吃屎，它非要吃，挨了一顿打，只能保证几天不吃。再见到小孩子拉屎，还是要流哈喇子。不长记性嘛。但人家木瓜不是这样。这说明木瓜脑袋瓜子特别好使。干我们这一行的，什么狗没见过？虽然它只是条串儿，但从文化意义上讲，它不是一般的狗。”

他现在关心的是金毛主人的身份。那应该不是一个好惹的家伙。幸亏是在济州，这种事情我应该可以摆平的。我可以赔对方一笔医疗费，但如果对方蛮横无礼，趁机敲诈，那可不行。他就问：“金毛的主人是做什么的？叫什么名字？”

“请理解，我不能透露，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我也不敢透露。我只能提醒您一点，女老板也是女人啊，心肠硬起来，有时候比男人都硬。”

6.等着瞧

“等着瞧！”事实上，葛道宏向应物兄推荐费鸣的时候，应物兄脑子里也曾出现这几个字。费鸣当初就是这么威胁他的。说起来，费鸣倒是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应物兄至今想起，胸口还隐隐作痛。

他从美国访学回来之后，整理出版了一部关于《论语》的书，原名叫《《论语》与当代人的精神处境》，但在他拿到样书的时候，书名却变成了《孔子是条“丧家狗”》。他的名字也改了，从“应物”改成了“应物兄”。为此，他和出版人季宗慈大吵了一架。但是木已成舟，他也只能认命。这本书是根据他在高年级开设的《论语》选修课的讲稿整理的，里面加入了一些不宜在课堂上讲述的内容。为了阐发孔子和弟子们的语录，他讲了很多发生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事例。它们或者是他听来的，或者是从媒体上看到的，有些则来自于朋友间的闲聊。惹得费鸣大为恼火的那段话，出现在八十九页到九十二页。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他解释说，《关雎》是《诗经·国风》之首篇，写的是一个男子爱上了在河边采着菜的女子。若菜又名水荷叶，为多年生水生植物，在地球上分布极为广泛，从欧洲到亚洲都有它的踪迹，其茎可供食用，也可人药，其药效主要是利尿——与姑娘刚才提到的玉米须的功效相同。河面上相和而鸣的水鸟，随波荡漾的荐菜，都使男子想起了姑娘美妙的身材。什么叫“淫”呢？“淫”就是流于放荡。什么叫“伤”呢？伤就是过于悲伤。

“淫”和“伤”都失去了分寸，都缺乏必要的节制。在孔子看来，这都是要不得的。孔子对这首诗的评价，实际上表明了儒家的艺术哲学：又热烈又恬静，又微妙又率直，又深刻又朴素，既贯通喜怒哀乐，又提升七情六欲，最后达到“思无邪”的境界。但是，当代很多人已经把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忘到脑后了，走向它的反面，也就是“淫乐”。

比如，很多人对硬度的追求，对做爱次数的追求，已经类似于体育比赛了。有些男人走到哪里，都要带上几粒伟哥。以前他们带的还只是六味地黄丸，现在咸与维新，鸟枪换炮了。就是出国，也不忘带上几粒伟哥，以备不时之需，所谓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配偶不在身边，带那么多伟哥做什么？

他写到，那与其说是纵欲，不如说是禁欲。

这种纵欲主义其实是另一种禁欲主义。与古代的禁欲主义相比，现代的禁欲主义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处于禁欲状态的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禁欲，而且是被迫禁欲。相反，他好像一直有欲望，并且好像一直在获得满足。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阉割了。

应物兄接下来分析说，你之所以带着伟哥，是因为你的朋友带着伟哥。你之所以去嫖娼，是因为你的朋友要去嫖娼。你本人并没有一种属己的、内在的、强烈的欲望和冲动。你不仅没有欲望满足后的解放和轻松，反而还常常陷入这样的地步：你不得不认可由他人和市场强加给你的欲望和消费方式。即使你在消费中明显感到不适，你也要努力让他人，也使你自已相信，你正获得一种高级的享受。

与古代儒学家不同，从八十年代走出来的应物兄，对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也多有涉猎。这段话的主要观点，就来自他阅读德国著名现象学家舍勒（Max Scheler）的一本著作时随手写下的笔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他非常着迷于现象学；圆图吞枣地读了很多现象学著作。如果什么地方读不懂，他就去问芸娘。芸娘是考古学家姚剩先生的弟子，后来考古学走向知识考古学又走向了现象学研究。芸娘的讲解总是深入浅出。每次从芸娘家里出来，他都有拨云见日般的感受。不过，关于舍勒的这段话，他并没有请教过芸娘。他说不出口啊。

按照书的体例，接下来他还要举出一些具体例子。他想到了他曾听说过的一个故事。那是一对夫妇，

丈夫是一个先锋派剧作家，成名之后沉

·迷酒色；妻子是一个翻译家，曾翻译过生态学著作。她本人也钟情于绿色食品，亲自在自己家的花园里种菜：西红柿、辣椒、茄子、丝瓜、四季豆。肥料都是从农科所里拉来的经过发酵的鸡粪，看上去就像黑豆。古老的农业文明与现代科技在那个小小的花园喜结连理，硕果累累。但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她本人的乳房、鼻子已经不属于绿色产品了，因为它们都是动过手术的，里面填充了硅胶。接下来他写到：

我的这对朋友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生不出来。遗传学上相近的物种，譬如生活在赤道上的高大的黑猩猩和侏儒式的黑猩猩，尽管它们在遗传学上的差距超过了两百万年，但仍然可以通过交配产生后代。DNA研究也表明，狼和狗早在十三万年前就分道扬镳了，但狼和狗也仍然可以产生后代。但我的这对朋友，这对时代的精英，却生不出来一个孩子。医学检查证明，他们在生理上并没有问题，只是缺少精子和卵子罢了。人是精英，睾丸里却没有精子，卵巢里却没有卵子，徒唤奈何？后来，这个女士就精心计算排卵日期，并想出来一个办法。遇到排卵期，他们就抓紧时间颊吻倒风，然后她还要来个竖蜻蜓。她倒立在床上，头朝下，脚朝上，身体弯成一张弓，两只经过改装的乳房，就像伊甸园之门上的一对门铃。她这样做，是为了让精液最大程度地进入她的子宫。问题是，精液里又没有精子，进去那么多又有什么用呢？到时候还不是要乖乖地全都尿出来。

费鸣竟然主动对号入座，认为这段话写的就是他，而那个女翻译家就是他当时的女友。费鸣以前确曾写过话剧，并由学校话剧团搬上舞台，那些话剧非常抽象，有一部话剧从头到尾所有的句子都有毛病，比如：我后天吃过饭了，前天将看电影；脸贴向大地，脚踩向天空，等等。当然还有英语，有一句英语是这样的：Who pa who

（谁怕谁）？谁如果说看不懂，费鸣就说，这是先锋派戏剧。其实，应物兄写到的“先锋派剧作家”另有其人，那个人远在广州。至于那个“女翻译家”，他以性命担保，原型并不是费鸣的女友，而是一个研究湿地生态的人。

从出版人季宗慈那里，他听到了费鸣的反应。费鸣曾勒令季宗慈把书收回，化为纸浆。不收回也可以，但必须马上再版，将那段话中的

“先锋剧作家”换成“儒学家”，将“女翻译家”换成“新闻系副教授”。“新闻系副教授”当然就是指乔姗姗了。费鸣是不是昏了头了？忘了乔姗姗首先是乔木先生的女儿？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我向费鸣表示，可以将他的几部剧作结集出版，如果字数不够，就多放进一些剧照。”季宗慈说，“但费鸣说，书可以出版，放入剧照也是个主意，图文并茂嘛。但那本书，必须收回。”

他对季宗慈说：“你不该妥协。我写的本来就不是他。”

季宗慈说：“费鸣说了，他的女友也喜欢在院子里种菜，也做过美容手术，做爱之后也喜欢竖蜻蜓。她的网名就叫蜻蜓。费鸣还说，是蜻蜓首先看到那段话的。她认为，是费鸣把那些闺房秘事讲给您的，痛斥他有露阴癖。蜻蜓还把他的电脑从窗户扔了出来，西红柿秧子都砸断了。他们已经分手了。”

世上还有这样的女人？不仅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还要往男友头上扣屎盆子！这样的女人，不要也罢。我们的应物兄甚至觉得，自己无意中做了一件好事，将费鸣从一个疑神疑鬼、有暴力倾向的女人那里解放了出来。费鸣，你不仅不应该恨我，还应该感谢我呢。

“小心一点，我看费鸣不会善罢甘休的，因为他还丢下了一句话，‘等着瞧！’”“年轻人容易冲动，过一阵就好了。”

季宗慈显然认为事情没这么简单，表示可以安排一个饭局，请他们一起吃个饭，消除一下误解。没这个必要吧。本来没什么事，这么一搞，好像真的有什么事。他谢绝了季宗慈的好意。事实上，他并没有太把季宗慈的提醒放在心上。他想起了孔子的教导：“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一周后，他和费鸣在乔木先生家里见面了。

在乔木先生面前，他们照样有说有笑。乔木先生家里有一间房子，是给他和乔姗姗保留的，他本想把费鸣拉进那个房间解释一番呢，但又觉得纯属多此一举。瞧，费鸣还主动给我沏茶了呢，好像已经想开了。应物兄记得很清楚，他走的时候，费鸣还把他送到门口，把外套从玄关里拿出来给他披上。“外面起风了。”费鸣还关切地来了这么一句。

他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

不久之后，季宗慈拉他参加了一个直播节目，是交通电台的《午夜访谈》。他对此毫无兴趣，但季宗慈板着脸提醒他，出版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呢，他有义务参加必要的促销活动。为了提起他的兴致，季宗慈介绍说，主持人是他的粉丝。当着他的面，季宗慈拨通了主持人的电话。她的声音非常甜美，同时又带着一点孩子的稚气。她自我介绍说，她叫清风在侧。“你可以叫我清风。”她说。依他的经验，女人的声音总是和她们的容貌保持着奇怪的一致性。就像女人的腿肚子，总是和她们的脸型保持着一致性；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小腿匀称的女人，其身材和脸型也总是令人赏心悦目，少有的例外只不过是为了证明常例的存在。他想，“音容”这个词，似乎就是为了说明声音和容貌的合一。清风说：“我买过你的书，还做了很多笔记。我还把你的书推荐给同事们看。她们也都想见到你。”

这么一说，他就无法拒绝了。

放下电话，季宗慈说：“清风是个美女。”

他纠正道：“应该说是美人。”

他想到了程济世先生的一个说法。程先生是在谈到子夏与孔子的一段对话的时候，提到美女和美人的区别的。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说：“绘事后素。”子夏又问：“礼后乎？”孔子回答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程先生提醒他，这段话里面提到了“美目”一词，也提到了《诗经》。随后，程先生吟诵了《诗经·那风·静女》里一句诗：“非女（汝）之为美，美人之始。”然后，程先生就对“美女”和“美人”做了区分。首先是声调上的区分。程先生说：“美女的声调是仄仄，多难听啊。美人呢，仄平，多么稳当。‘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意境、声调多么优美。换成美女，则是境界全无，俗不可耐。眠有肥马，宫有美女。美女者，以色列人者也。以色列人者，能有几日好？”

季宗慈说：“好吧，那我们就给这个美人一个面子？”

但他后来见到的却不是清风在侧，而是另一个主持人朗月当空，简称朗月。清风在侧临时出差了，被台长带到外地参加一个读书推广活动去了。季宗慈事先知道了这个消息，神秘地介绍说，朗月比清风还漂亮。

见到朗月的那一刻，他略感失望。如果乔姗姗的容貌可以打九十分，那么她最多打八十五分。朗月脸上最值得欣赏的是她的眼睛。她的眼睛非常活泼，充满着热情，倒用得上《论语》中所说的“美目”一词。但她的颧骨却有点高。在老外眼里，她或许算得上美人。她有点像默多克的中国妻子。他很快就想到，一个拥有如此甜美声音的人，要是长得也很漂亮，那么肯定会被电视台挖走，而不可能在广播电台屈就。“音”“容”分离，真是可惜。这样也好，如果真是个大美人，我可能还会有点胆怯，有点心猿意马，影响到节目的质量。既不漂亮，又不难看，从工作角度上说，正好！他倒是很喜欢她的马尾辫。连大学生都不留马尾辫了，她却大大方方地留着，多少给人一种古典的印象。

他把那本书送给了她。“应物兄，得给我签上名啊。”她说。她的声音之甜美再次超出了他的预料，而且这声音还是当面听到的，不是从电视和电台里听到的。当“应物兄”三个字从她的嘴里吐出来的时候，他第一次感到了这个名字的妙处：它使得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有如兄妹。

她的开场白以诗句开头，那是经过她本人篡改过的诗句：“朗月当空照，天涯共此时。朗月当空很高兴又与听众朋友们见面了。”尽管他从美国回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朗月还是在节目中介绍说，著名儒学家

应物兄刚从美国访问归来——她用的是“访问”，而不是“访学”。她让他先谈谈美国的主要城市是否也像北京一样拥堵。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一到国外，就会变成一只狗，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中国什么都是好的，容不得外人批评半句；但一回到国内，他就变成了一只刺猬，看到不顺眼的事情，就免不了说话带刺。但这一天，面对着无数陌生的看不见的听众，他发现自己又从刺猬变成了狗。他上来就拿纽约开刀，说纽约的交通状况比北京还糟。还有一句话，他都敢不相信是自己说出来的：“不管从哪方面看，纽约都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北京和上海。地球毁灭之前，纽约再也赶不上北京和上海了。”

怎么扯到地球毁灭上去了？最近因为要宣传这本书，他和媒体的接触明显增加了，不由自主地染上了媒体所需要的夸张主义倾向。这当然与他的学者身份不符，他也为此提醒过自己。他只是没有想到，一出口，它就又来了。看得出来，她对她的回答暗自兴奋。她需要他的夸张。但她随即问道：“那雾霾呢？纽约总不会有北京和上海那么多的雾霾吧？济州的雾霾也快赶上北京了。”

还真是个问题。

此时，他就感到嗓子发疼，鼻腔发痒。来到演播室之前，他还在洗手间里对着镜子从鼻孔里挖出了一串鼻牛，牛头是硬痛，牛身是半干半湿的泥，牛尾是正在变成泥的鼻涕。那些由鼻腔黏液、灰尘和PM2.5组成的混合物，使他觉得鼻腔的功能被改变了，不再是出气管道、发音器官，而是一个垃圾通道。

但他却听见自己说：“霾这个字，在甲骨文里就有了。造这个字的人，已经告诉我们，遇到雾霾应该怎么办。你看，上面是个雨字，下面是个狸猫。它说明一个事实，当时的人已经开始躲避雾霾了，就像狸猫避雨一样。《诗经》里有一句话，叫‘终风且霾’，说的就是又刮风又有雾霾。所以，雾霾古已有之，不可大惊小怪。”

听众不会骂我吧？

于是他又打手势又眨眼睛，提醒她赶紧换个话题。她心领神会，抿嘴一笑，说道：“好在今天晚上空气不错。天气预报今晚有雪，还是大雪。以前，刮风下雨下雪，都是坏天气，现在都成了好天气。不过，这里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尤其是司机朋友，雪天路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然后，她调整了一下耳机，说有听众朋友要向应物兄提问，这个朋友声称读过应物兄的所有著作，是应物兄的忠实粉丝了。电话接进来之后，那个听众来不及寒暄，立即说，他填了一首关于雾霾的词，叫《沁园春·猫》，请应物兄斧正。没等主持人回应，这个听众就声情并茂地朗诵起来。

本来这个人说话他们是听得清的，一朗诵都蒙了，声调完全盖住了字词，只有一个不雅的字他们听清楚了。他看着朗月，朗月迅速调整过来了，不慌不忙地说，看来听众朋友一谈起雾霾，气就不打一处出啊。随后她就说道：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于用性器官来表达否定，这是不是说明，在中国人的头脑里，“性”本身是脏的。她抚着话筒，侧过脸来，问道：“应物兄是儒家，儒家也认为性是脏的吗？”

想起来了，这是午夜节目，它的真正意义是给司机朋友提神，是陪夜猫子们聊天。那些听众喜欢听到一些与身体有关的话题。他当然不认同她转述的观点。于是，他又提到了《诗经》中的

《关雎》，提到了《孟子》中的“食色性也”，提到了道教与房中术的关系。房中术作为一种文化，虽然主要是受道教的影响，但它的发展过程，也与儒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著名文化人都深谙房中术，比如李白。据考证，李白除了诗写得好，还有两项功夫，一个是要剑，一个就是房中术。她插了一句，说：“这些诗啊、文章啊，都是男人写的，女人好像不谈这些话题。”

就是想谈，她们也说不出啊。”

“谬也！你知道班昭吗？就是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她曾著有《女诫》一书，其中专门说道：‘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而所谓的‘参配阴阳，通达神明’，其实就是房中术。”

朗月做了一个篮球裁判的暂停手势，说要插播一条新闻。

原来，就在他们谈性论道的时候，在二环路的彩虹桥下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拉炭的毛驴车与一辆林肯牌轿车在桥下相撞了，司机没事，但车夫当场昏迷过去了，已经送到了附近医院。她说：“但愿车夫朋友平安无事，但这里还是要提醒农民朋友，不要将毛驴赶到城内。如果已经进城了，最好尽快把车赶到城外。”说到这里，她还模仿一下赶车人的口令：嗯，啼，驾！然后她又说道：“好了，让我们来看看事发时的具体情况。”

如果是刚打开收音机，你会认为她正在转播一场赛事：她非常详细地讲到当时林肯的车速是一百码，毛驴车的车速是二十五码。她甚至还饶有兴趣地把林肯、宝马、奥迪、凯迪拉克的安全系数做了一番对比。一连串的数据报完之后，她又提到了毛驴。应物兄还以为她会说到毛驴奔跑的速度呢。照她这种真真假假、胡连八扯的主持风格，她就是提到非洲野驴也不会让人吃惊的。还好，她没有提到野驴，说的还是那头闯祸的毛驴。“毛驴哭了。”她说。这确实是她的原话。好像她的听众都变成了儿童，需要她做出这种拟人化的表述。随后，她又突然变成了一个抒情诗人：“毛驴的悲鸣像咏叹调一般响彻夜空，却又轰然倒地，四脚朝天，和这个世界拜拜了。”她夸张地叹息了几声，似乎在和毛驴告别。随后，她又给观众出了一道选择题：

毛驴的蹄子分为几瓣？

两瓣，三瓣，四瓣，还是不分瓣？

请打电话或发短信，把你选中的答案告诉我们。

您将有机会领取应物兄先生签名的《孔子是条“丧家狗”》。

这就是所谓的软广告了。对于那些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广告，我们的应物兄向来很反感，几乎是本能地拒斥。他没有想到，自己现在也变成了广告，而且是和驴蹄子捆绑在一起。毫无疑问，这是季宗慈的主意。哦不，应该是季宗慈与交通电台合谋的结果。很快就有电话打了进来。第一个电话说分两瓣，第二个电话说分五瓣。他们言之凿凿，都声称亲自观察过的。第三个电话终于答对了。打电话的人自称是开出租的。那个人很有礼貌，先感谢了一番主持人和导播，然后说：“毛驴是单蹄目动物，蹄子不分瓣。”

“恭喜您，答对了。工作人员随后会将应物兄先生签名的《孔子是条“丧家狗”》寄给您。”

“不需要寄了，我已经有了。主持人，我能和应物兄先生说句话吗？”

“这位朋友，你不要替我们省钱啊。作为幸运听众，你可以有两分钟时间和我们的嘉宾交流。”

“我就想问一下，应物兄为什么给这个书起名叫《孔子是条“丧家狗”》？”

哦，这算是戳到他的痛处了。关于这个话题，应物兄虽然在不同场合已经解释过多次，但他还是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再说一遍。他说，这是出版人给改的书名，自己也很不习惯，为此还和出版人有过争论。因为季宗慈就在玻璃隔板后面坐着，他不便说得太多，只是强调，出版人已经向他道歉了。他说：“虽然出版人告诉我，孔子都自称是丧家狗，我不应该太介意，但我还是要求他把书名改过来。”当他这么说的时侯，他扭头看了玻璃隔板后面的季宗慈。季宗慈朝他做了个双手合十的动作。

“孔子什么时候自称‘丧家狗’了？孔子说的是‘丧家犬’。”

那一瞬间，他觉得他和季宗慈的争吵又回来了。当初，他就是这么对季宗慈说的。季宗慈的回答是：“犬不就是狗吗？”他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忍不住给季宗慈上了一课：虽然“狗”和

“犬”在生物学意义上是一样的，指的都是由狼变来的、长着具有散热功能的长舌头的动物，但在哲学、文学和心理学的意义上，它们却是不一样的。犬子是自谦，狗崽子却是骂人。狗特务也不能叫犬特务。犬儒学派，不能称为狗儒学派。“丧家犬”是对一种状态的描述，但“丧家狗”在伦理意义上却是骂人的。

用这个做书名，真是莫名其妙！他还对季宗慈说，严格说来，即便在生物学意义上，“犬”和“狗”也是不一样的。《说文解字》说得很清楚，“犬，狗之有悬蹄者也。”犬有五趾，与人一样，而狗只有四趾。犬的第五趾平时悬着，不着地。只有在奔跑或者搏击的时候，第五趾才会派上用场。他对季宗慈说，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书名，就把“丧家狗”

改成“丧家犬”。

这会儿，他听到这名听众说：“犬非狗。狗屁，总不能说犬屁吧？”

因为对方号称是开出租车的，所以朗月说道：“这位司机朋友，犬非狗，那么犬是什么呢？”

对方说：“狗是犬的一种。假如政府有令，杀天下之狗，那并不是要把天下的犬都杀光。军犬就不能杀。”

应物兄说：“你说得对。犬，狗之有悬蹄者也。”

但对方很快就说：“这是许慎的话。许慎认为，先为‘狗’字，后有‘犬’字，所以犬只是狗的一种，所谓‘狗之有悬蹄者也’。但他弄错了。甲骨文中只有‘犬’字；没有‘狗’字。退一步讲，即便犬是狗，它指的也是大狗。《尔雅》里说，‘未成毫，狗’。还没有长毛的小崽子才叫狗，就像‘驹’说的是小毛驴、小马狗。应物兄先生，你认为：孔子是一条还在吃奶的小狗吗？”

可以肯定，这个人不是出租车司机。他问了一句：“这位朋友，您是做什么的？您说得太好了。我们下来可以交流一下。我看您不像是开出租的。”他试图从对方的声音中听出对方的年龄。这个人似乎感冒了，鼻子嚷嚷的。如果对方是个年轻人，他倒想招进来做自己的学生。

“你说对了，我不是开出租的，我是给别人抬轿子的。”对方说。

朗月提醒了一句：“对不起，这位朋友，两分钟时间已经超了。”

应物兄是爱才的，他对朗月说：“请再给他两分钟时间。”

那人说他现在就在毛驴车和林肯车相撞现场，正在等着交警疏通道路。“我想问一句，”那个人说道，“孟子什么时候说过‘食色性也’？这话怎么会是孟子说的呢？分明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说的。犯下如此低级错误的人，也算著名儒学家？”

应物兄这才感到了对方的不怀好意。他赶紧解释说：“刚才确实说得不够严谨，‘孟子’二字应该带上书名。因为做的是对话节目，为了简洁起见，才这么说的。不过，我还是要感谢您的提醒。听得出来，您是个专家。”

那个人根本不领他的情，继续说道：“你的书里也提到这句话，也没带书名号。这又如何解释？”

他只好认错了，说：“这是我的错。我应该再看一遍校样。谢谢您的指正。”

那个人接着又说：“还有，你的书里多次提到伟哥。孔子跟伟哥有关系吗？你到底是谈孔子，还是谈伟哥？洒狗血嘛。你是不是担心，不洒狗血人们就闻不到味儿？闻不到味儿，就不会围过来看你卖的是什么膏药？当然了，洒不洒狗血，那是你的自由。但你把狗血喷到别人脸上，又算怎么一回事呢？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应物兄先生，你是不是也该——”

没等那人把话说完，朗月就把电话掐了，然后她把责任推给了对方：“电话怎么断了？这位幸运听众的信号好像出了点问题。好了，刚好有别的听众打进来电话——”此时，我们的应物兄已经被那个人问得满头大汗。她的身体斜过来，递给他一包湿纸巾，同时拍了拍他的手背以示安慰。当她恢复坐姿的时候，她的马尾辫就像钟摆一样晃了过来，扫到了他的脸上，有一结头发扫到了他的嘴角。那个时候，他正在舔嘴唇呢，所以也刚好舔到了她的头发。其实她并没有像她所说的那样立即去接听电话，而是先放了一段音乐。

在演播厅里，反倒是听不见音乐的，除非你戴上耳机。那是后台的工作人员通过另外的渠道插播进来的。她一直戴着耳机，为的是与工作人员保持联系。她凑到他的耳边，低声说道：“什么样的听众都有。上次的那个嘉宾，被听众训得心脏病都要犯了。从此我们都不得不准备速效救心丸。但我相信您能够挺住。”

“人家说得也有道理。”

“一会儿，我请你出去撮一顿，为你压惊。”

“撮一顿”是本草地区方言，意思是聚餐。

莫非她也是本草人？如果不是，那就说明她已经提前做了功课，知道他的老家在本草。他想，她大概确实如季宗慈所说，已经看完了他的书。他对他顿时产生了信赖感。正是由于这个信赖感，接下来他不由自主地就被她牵着鼻子走了。她突然说，她看到了一则报道，报道中说他在书中逐条反驳了《于丹《论语》心得》。又说，她已经听说了，于丹女士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捎话，要跟他面谈一次，好当面向他请教。哦，他还不知道，那个报道的始作俑者此时就坐在玻璃隔板后面。没错，这就是季宗慈干的。

“于丹？她的书我从未看过，又怎么反驳呢？”

“是吗？”她吃惊地问，“那你知道于丹吗？”

“听说过。我也上网嘛，也看报嘛。出于对同行的尊重，我不便评论。”

“那你总看过于丹的节目吧？”

他承认，他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于丹，也看到过别人对于丹的批评，说她的知识性错误过于扎眼。不过，于丹并不是专门研究《论语》的专家，你不能用专家的标准去要求她。她把《论语》当成了心灵鸡汤，这也没什么不好。于丹对孔子思想的普及还是有贡献的。他说：“我只是不喜欢于丹夸夸其谈的风格。”

她用食指托着腮，用眼神鼓励他说下去。他回想着电视上于丹的形象就有话说了。他的脑子里有个开关，有个频道，一旦打开，各种想法就会纷至沓来，嘴巴也就会滔滔不绝。他本来不该这样的，因为乔木先生早就提醒过他，要管住自己的舌头，但在这个演播室里，他暂时把这个提醒忘到脑后了。他听见自己说：“众所周知，所有的拳击手都把对方看成敌人，都是在用拳头教育对方，比的是谁的胳膊粗，谁的拳头硬。而所有的辩手，都是通过抽签来确定自己的文化立场的。如果一场辩论赛的直播时间是四十分钟，那么，辩手保持那个立场的时间就是四十分钟。你认为同性恋者可以结婚吗？正方是可以，反方是不可以，请抽签。如果你抽中的是正方，即便你在生活中，一看见同性恋者就起鸡皮疙瘩，你也必须引经据典，认为他们或者她们应该结婚，《圣经》和《论语》中并没有反对同性恋婚姻嘛。古今中外很多伟大的诗人，伟大的艺术家当中，都不乏同性恋者。我们之所以能够享受那些伟大的艺术成果，就是因为他们和她们是同性恋者。他们和她们用语言和身体表达了人性的丰富性。”

“如果抽的是反方呢？”她问。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喽。即便你本人就是同性恋者，即便你走进辩论赛直播厅的时候，刚给同性恋恋人打过电话，试图通过那些绵绵情话来缓解自己的紧张，此时你也必须一口咬定那是一种变态行为。《圣经》或者《论语》从来都没有说过同性恋是可以容忍的。古今中外的艺术家当中，确实不乏同性恋者，但他们创造出来的艺术总是带着病态。什么人类情感的丰富性？完全是一派胡言。当杀人犯举起刀子的时候，刀锋上同样闪烁着人性的丰富性，但只要我们在场，我们就有必要扑上前去，夺走刀子。”

他说得激动起来，右手不由自主地舞动着，既像挥刀，又像夺刀。她开了个玩笑：“应物兄真是见义勇为。”他笑了笑，接着说道：“如果于丹讲的不是

《论语》，而是《墨子》，她一定还是这个腔调，还是这个眼神，还是这个发型，直播间的灯光也不会有什么变化，现场观众的表情也不会有什么变化。虽然孔子和墨子，在很多方面都是针尖对麦芒的。随

后，有一句话脱口而出了。他说：“只有在一个平庸的年代里，于丹这样的人才会浮出水面。”此话一出，他顿觉不妥，所以他赶紧加了一句：“当然了，我也是一个平庸的人。”

“应物兄太谦虚了。那么，你怎么看待易中天呢？”

“易先生？我们曾在武汉见过面。他的口才很好，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正站在历史和现实、正剧和喜剧、传说和新闻、宗教与世俗的交汇点上发言。他好像同时踏入了几条河流。”他也补充了一句，“这当然也是本事，可惜我学不来。”

她又让导播接进了一个电话。不过，那个人只说了一句感谢的话，她就朝着身后打了一个鸣指。那其实是一个暗号，意思是提醒导播再换一个听众。她的耳朵很尖，因为她立即听出对方就是刚才那个把他搞得满头大汗的听众。她做得很巧妙，对着话筒说：“怎么回事？这位朋友怎么不说话了？看来是信号问题。应物兄的时间很宝贵，还有很多听众希望和应物兄讨论问题。我们这就接通下一位观众。”说完这话，她又凑到他耳边，说，“这个听众，入戏太深了。”谁能想到呢？反正应物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名听众就是费鸣。

做完节目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了。他真的有点饿了，肚子在咕咕叫。她说：“说好了，我要请你吃饭的。今天我学了很多知识。你大概不知道，于丹也曾是我的嘉宾，就坐在你刚才的位置。她还劝我把头发剪短呢。”

季宗慈说：“朗月，再把于丹请来一次，让她谈谈这本书。”“你以为于丹是好请的吗？我们的预算很紧张的。”

季宗慈说：“经费问题，你别考虑。我可以赞助一下。”

“那也得看看人家有没有档期。”

他知道季宗慈是想挑起他和于丹的战争。他当然不想这么做。于是他换了个话题。“朗月，你的马尾辫千万别剪。又简洁又典雅，打理起来也方便。”

“方便？这是韩式的。做一次，麻烦得很。”

马尾辫还分韩式与中式？以前，满大街都是马尾辫。不会是韩国强先把它当成专利注册了吧？不过，再看的时候，他果然觉得那是升级版的马尾辫：头发显然是烫过的，而且很蓬松，头发遮住了耳朵，只露出了白色的耳垂。她的耳垂上戴着钻石耳环。他突然想起，自己也曾给乔姗姗买过一对钻石耳环。

他们一起下楼。在电梯里，季宗慈问朗月：

“你真的曾拜于丹为师吗？”

“是啊，不过，我也可以拜应先生为师啊。”

“朗月说笑了。”

“应先生，这里没有外人；您可以说真话了。”

您真的没看过于老师的书？”

“在书店翻过，只看了半页。因为第一句话她就错得离谱。她说，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过，自己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宋代开国宰相是谁？范质、王溥和魏仁浦。赵普是开国四年后才当上宰相的。”

“你们这些学者是站在研究角度看问题，她是站在普及角度看问题。”

“世界上有哪个问题，从研究角度看是错的，从普及角度看是对的？”

“看来，我真得拜您为师了。”

他当然不会把这话放在心上。这时候他们已经来到了门外。果然下雪了，而且下得很紧。院子里的车辆已被大雪弄得圆古隆咚。他们一共六个人，包括导播和一个现场工作人员。她让他上了她的车，说还有些问题需要请教。季宗慈开车带着她的同事跟在后面。

“方向盘太冷了，手都要冻上去了。”她说。

她把右手伸向他。按他的理解，她那是撒娇。如果他不抓住她的手，那就显得太不解风情了。他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并不冷，反而热乎乎的。她并没有把手抽回去，他也没有把手拿开。她单手开车，车开得很快。她还叼上了一支烟，等着他给她点上。“你也可以抽。”后来他们坐到了一个粥店里。她说喝粥养胃。他们点了海鲜粥、百合粥、红薯粥、红豆粥、薏米粥、杏仁粥，等等。后来，当事情弄得不可收拾的时候，他会经常想起那一桌粥。他的生活之所以乱成一锅粥，好像就是从那个粥店开始的。喝粥的时候，他的脚脖子突然变得冰凉，就像被烫了一下。原来，是她靴筒上的雪融化了，滴到了他的脚脖子上。那冰凉的感觉正从脚脖子向脚面、向脚弓蔓延。她是故意的吗？好像不是。他把脚挪开了。但他随即感到，她的靴子又贴了过来。他顿时心慌意乱，只顾埋头喝粥。她却开起了玩笑：“慢点喝，别把嘴烫坏了，我们可都是靠嘴吃饭的。”

“不好意思，确实有点饿了。”

她说：“老师饿了，学生管饱。”

他感到她把靴子挪开了。我可能误解了她。

对自己的胡思乱想，他有点不好意思。又一碗粥端来上了，是鲍鱼粥，她从侍者手里接过来，放到了他的面前。

“喝不完了。”他说。

“那我替你分一点。”她拿起勺子，用左手从那只碗里舀粥，同时有意地把切成豌豆大小的鲍鱼留下了。她翘起的无名指上戴着钻石婚戒。他想起一个古老的说法：左手无名指上有一根血管是跟心脏联系在一起的，离心最近，婚戒戴在那里，意味着心心相连。他一时管不住自己的嘴了，问：“朗月，你先生是做什么的？”问过之后，他就后悔了，觉得不该打听别人的私生活。

“他？开飞机的。今天去了日本。”

“开飞机的？好啊，小伙子一定长得很帅。”

他说。

“不是去土耳其了吗？我还要他给我捎一只海泡石烟斗呢。”

“不是去了日本，就是去了土耳其。”她说。工作人员中有一个姓窦的，是个好赌之人，吃饭的时候也通过手机与朋友在赌球。现在他要求有人和他赌一下，朗月的丈夫到底是去了日本，还是去了土耳其。朗月没有参与。另外几个人，包括季宗慈都说去了土耳其。那家伙不高兴了，说：“不行，必须有人赌去了日本。不然，我们怎么赌啊？”

应物兄说：“好吧，我赌他去了日本。”

“好，就赌那个海泡石烟斗。你赢了，我送给你。你输了，再给我买一个。”

“别跟他赌！”朗月说，“他们是朋友。我先生去了哪里，他比我还清楚。”

“我觉得他应该去了日本。”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才能凑成一个对子：本日飞机飞日本，朗月当空当月朗。要是去土耳其，就凑不成对子了。”他之所以这么说，其实是表示对她的婉言拒绝。

姓窦的当场给朗月的丈夫打了个电话。果然是在土耳其。朗月接过手机，说：“我们刚录完节目。小窦想提醒你，别忘了他的海泡石烟斗。”

这时候，另一个工作人员在和季宗慈谈论合同的事。季宗慈已经和电台签约，将要整理出版这档节目的对话稿，书名暂定为《午夜情谭》。她也就顺便告诉应物兄，速记员已经把本期的访谈整理成了文字，包括观众的提问。她说：“我用微信发给你，你补充整理完之后发给我。”他们互相加了微信。她的微信名叫“朗月当空照”。他说：“这个名字有意思。”

“我的同伴清风，微信名叫‘清风在侧畔’，都是陈台起的。”他们的台长叫陈习武，曾发来聘书，让他和乔奶姗共同出任一个名叫“家和万事兴”的夫妻朗诵比赛的评委，但被他们不约而同地拒绝了。

“你们台长很有情调啊。”他说。

“谁说不是呢。”她说。

“合同上写明了，凡是和嘉宾说过话的幸运听众，也都有稿费。”姓窦的工作人员对季宗慈说，“咱们赌一下，今天哪个听众，会买十本以上的书。”

她把对话稿发过来了。每个幸运听众，都是以电话号码形式注明的。他觉得其中一个号码非常熟悉，就是朗月说的那个“入戏太深”的听众的电话——那个人的话整理出来足有两千字。他把那个号码输入了手机。最后两个数字还没有输进去，他已经觉得，那好像是费鸣的号码。

手机屏幕上果然跳出了两个字：鸣儿。

8.那两个月

那两个月，在季宗慈的安排下，应物兄接受了无数次的采访。除了乌鲁木齐和拉萨，他跑遍了所有的省会城市。北京和上海，他更是去了多次。香港也去了两次，一次是参加繁体字版的签约活动，一次是参加香港书展。季宗慈说，自己这样不惜血本，是因为珍惜友情，也是出于对他的感激。

“感激我什么呢？”

“感谢您对我和艾伦的关照。”

“别您啊您的。”

“好啊，我听您的。”

艾伦也用“您”来称呼他了。艾伦曾是济大一位哲学教授的情人，而那个哲学教授刚好是季宗慈攻读在职博士时的导师。季宗慈明知艾伦是导师的情人，但还是横刀夺爱了。亚里士多德说，我爱导师，我更爱真理。这句名言到了季宗慈这里，有了新的发展：我爱导师，也爱真理，更爱导师的情人。作为季宗慈和那位教授共同的朋友，应物兄曾参与了调解工作。此事难度系数之大，何亚于饲养员说服猴王放弃一只母猴？饲养员手里有的是苹果、花生、瓜子、香蕉、桃子，必要时还可以从别的猴群里临时抓只母猴充数。应物兄呢，他只有一张嘴。

和哲学教授谈话的时候，应物兄有意把艾伦与季宗慈相识的时间提前了。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唤起那个哲学教授的负罪感。“是你把艾伦从季宗慈手上抢过来的，还是物归原主吧。”他对哲学教授说，“他们准备结婚了。你或许应该感谢季宗慈既往不咎。”

“不对呀，我爱上艾伦的时候，艾伦正在空窗期。”

“他们只是在赌气，看谁最先沉不住气。你知道的，师生恋，学校不允许的。”

哲学教授引经据典，强调没有师生恋哲学史和文学史都得改写。“我死了，他们想怎么搞都行。我可以把所有版权都留给他们。”哲学教授说。

“不知道吧？夫人已经有所察觉了。”

“吓唬我的吧？”

“不信，你现在就打电话问她。”

“我手头有个重大课题，课题完成之后，再跟她断掉，行吗？”

：“还是关于斯宾诺莎的那个课题？研究斯宾诺莎，你就应该向斯宾诺莎学习。斯宾诺莎经常囤积几筐土豆，三个月不出门。上次出门，姑娘们还穿着靴子呢，下次出门她们就露大腿了。你呢，一个月就带着艾伦出去了三次。”

“我再带着她上一次武当山，回来就断掉，行吗？”

“季宗慈说，他和艾伦可以陪着你和夫人一起去武当山。”

“我早就发现季宗慈不够朋友。他们毕业的时候，我照例要发表一个演讲。我刚说了一句

‘亲爱的朋友们’，他就打断了我。他说，亚里士多德演讲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亲爱的朋友们，朋友是没有的’。亚里士多德说过那么多话，他就只记得这一句。算了算了，不说他了。”事成之后，他曾多次劝过季宗慈与艾伦赶紧结婚。好像只有他们结婚了，他才对得起那位哲学教授。但季宗慈和艾伦却不给他面

子。对于他们没有结婚的原因，双方出示的版本有明显差异：季宗慈的版本是，他压根就不愿结婚，想结婚的是艾伦，女人嘛，天生就是家庭动物；艾伦提供的版本则是，既然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她为什么还要找死呢？季宗慈想早点结婚，不过是想用婚姻把她给套牢。根据他对季宗慈的了解，根据他对离过婚的男人的了解，他倾向于认为，季宗慈版本的真实性更大。为什么？因为季宗慈的版本是个哲学版本。季宗慈曾经引用康德的话说：“婚姻的意义就在于合法使用对方的性器官。”这句话的具体出处，应物兄没有考证过，但他相信这应该是康德的原话，因为康德本人应该就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终身未娶的。就像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那样，对于康德的理论季宗慈也有发展。季宗慈说：“但是，当你在合法使用对方性器官的时候，你所能获得的只能是体制性阳痿。”

季宗慈不想阳痿，所以不愿结婚。

在出版界浸淫多年的季宗慈，与两岸三地的众多文化名人有着深入的交往。在季宗慈的安排下，应物兄和许多名人进行了对话。名人的出场费，当然都是季宗慈支付的。“几个碎银子罢了。”季宗慈劝他不要有心理负担。

如前所述，繁体字版出版之后，季宗慈带着应物兄参加过香港书市。那次他们在香港待了半个月。香港太潮了，应物兄全身都发霉了，大腿根都起了湿疹。那真是奇痒难耐，好像养了一窝跳蚤。搔破之后，问题更复杂了，好像除了养跳蚤，还顺带养了一窝蝎子。一天，在香港中环附近的陆羽茶室，季宗慈的书商朋友请他们喝茶。在座的有诗人北岛。肥硕的季宗慈和清瘦的北岛待在一起很有喜剧效果。北岛翻着他的书，说，自己就是“丧家犬”，有很多年都是对着镜子说中文，比孔子还惨。那里的茶叶都是存放十年以上的上等货，其中的普洱皇一斤需要六万港币。“喝的就是它。”季宗慈说。应物兄没喝出它有什么好，反而觉得它有一股子灰尘的味道。孔子当年厄于陈蔡，灰尘落到碗里，无法用来祭祀了，颜回就把它吃了。喝普洱皇，大概就是“拾尘”

的现代版吧？应物兄喝了两杯，当天开始拉肚子。好人经不住三天拉，到了第三天，他已经没有力气爬上飞机旅梯了。好不容易上了飞机，他盖着两条毛毯，浑身打着摆，问季宗慈：“季胖子，你说我这是何苦来哉？”

“你很快就知道，我们没有白跑。”

果然，一大圈跑下来，再回到济州的时候，应物兄已经成了名人了，差不多成了一个公众人物，上街已经离不开墨镜了。一天，他去附近的华联商场另配变色墨镜，刚走出电梯，突然听到有个熟悉的声音在说话，却想不起来那人是谁。更奇怪的是，那个人好像同时在不同的地方说话，有的配着音乐，有的配着掌声。这是怎么回事？他循声向前，来到了旁边的电器商场。接下来，他看到不同品牌的电视机同时开着，一个人正在里面讲话。

那个人竟是他自己！

他同时出现在不同的频道里。

在生活频道，他谈的是如何待人接物。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门徒有子说，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穿着高领毛衣，地点是在电视台的演播厅。而在新闻频道里，他谈的则是凤凰岭上的慈恩寺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那时他穿着唐装；而在购物频道里，他谈的则是建设精品购物一条街的必要性，那时候他穿着雨披，身边簇拥着舞狮队，一群相声演员和小品演员将他围在中心。他虽然不是考古学家，但他还是出现在一个考古现场，谈的是文物的发掘和保护在文化传承方面的意义。因为那次出土的是一艘宋代木船，里面的骨殖不像中国人，像是西亚人，所以他建议给那般船起名叫“诺亚方舟”。他站在木船旁边，神情肃穆，活像个牧师。

那是他第一次看见电视里的自己。电视上的他显得年轻了许多。他身高一米七三——这是中国成年男人的平均身高，体重一百三十斤左右，显得瘦削。他的额前总是横着几道深深的皱纹，可是聚光灯一打，皱纹好像就被抹平了，还胖了一圈，看上去富态多了，举手投足也显得更有风度。他想起了自己曾经在电台讽刺过于丹和易中天，说他们好像无所不知，就像是站在历史和现实、正剧和喜剧、传说和新闻、宗教

与世俗的交汇点上发言，就像同时踏入了几条河流。会不会也有人这么讽刺我呢？他下意识地看了看周围。

回到家，他上网搜索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他二十多年前的文章都被人贴到了网上，那是关于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的“读后感”，题目叫《人的觉醒》。那个时候，他刚读乔木先生的硕士，对儒家文化一点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楚文化中原始的氏族图腾和神话，认为那是华夏艺术想象力的源泉。他感兴趣的还有魏晋风度，它看起来很颓废，其实那是对生命的感啊，蕴藏着对生命的留恋。把

文章贴到网上的这个人认为，他如今从事儒学研究，高度赞美儒家文化，岂不是对八十年代的背叛，对自我的背叛？背叛？哪有的事。我并没有背叛自己。再说了，在八十年代又有谁拥有一个真正的自我呢？那并不是真正的自我，那只是一种不管不顾的情绪，就像裸奔。

他的论文和著作中偶然出现的病句、标点符号的错用、注释的不严谨，当然也逃脱不了人们的眼睛。他还看到了一张照片，是他开会时挖鼻孔掏耳屎的照片。还有一张照片上，他的牛仔裤的裤门没有拉上，露出了衬衣的衣角。

莫非这就是做名人的代价？他打电话向老朋友华学明诉苦。他们原来是筒子楼里的邻居，也是牌友和酒友。华学明的儿子还是他的干儿子。虽然华学明的前妻与乔姗姗闹翻了，有如天敌，甚至不能听到对方的名字，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和华学明的友谊。他们每次见面，都习惯骂自己的老婆，好像在替对方老婆出气，这使得他们的关系更加稳固。华学明当时在电话里安慰他：“没有被媒体伤害过的人，是不能算作名人的，你应该感到高兴。哥们儿也替你高兴。”

“学明兄，你不知道——”后半句话，他没有说出来：高处不胜寒啊。

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篇文章，题目叫《看，应物兄那张脸！》。文章后面显示了这篇文章的阅读次数。他已经是第九千零九个读者了。那是他第一次在别人笔下看到自己的形象。很快，他就猜出作者是谁了。是费鸣，只能是费鸣。费鸣首先也拿他的皱纹开玩笑。说他脸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他前额的皱纹。皱纹很深，苍蝇落上去根本不需要撑，只需一抬眉，皱纹就可以把苍蝇给挤成肉泥。

他曲肱而枕，摸了摸前额的皱纹。有那么深吗？没有嘛。他的祖父，他的父亲，前额都有这么深的皱纹。这是他们家族的徽记。在他的小学毕业照上，全班同学只有他的前额布满了抬头纹。后来，那浅浅的抬头纹就变成了真正的皱纹。费鸣，当你拿我的皱纹开玩笑的时候，你也在拿我的祖父和父亲开玩笑。

费鸣还说，他的脸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眼睛往上，也就是大脑外面的那层皮，好像是七十来岁；眼睛往下，主要是指腮帮子和嘴巴，却是三十来岁。平均下来，刚好是五十来岁。费鸣还说，即便在他突然停顿下来的那一刹那，你也能够从那张脸上看到一些过于复杂的情绪，那是由焦虑、疲惫、疯狂和渴望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情绪，那些情绪有如千足之虫的触角，密密地伸向了四面八方。

另起一行：“凡此种种，都加剧了我们应物兄面部表情的丰富性。”

面部表情的丰富性？什么意思？是说我有好几副面孔吗？还是暗示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费鸣，你这是骂人不带脏字啊。

接下来费鸣又写到，千万不要误认为这是拿应物兄的容貌开玩笑。实际上，他认为应先生的容貌要是再奇特一点的话，效果可能就更好了。综观人类思想史上的那些大师，你会发现，他们没有几个是好看的。能够达到人类相貌平均值的，就已经是屈指可数了。而称得上漂亮的，更是凤毛麟角。美男子潘安不可能成为学者，最多只能成为二流的抒情诗人。孔子长得简直是奇形怪状。《史记》中说，孔子“生而首上圩顶”。头顶是中间低而四周高，像个盆地，像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至于老子，生下来就两耳垂肩。你又不是兔子，又不是毛驴，长那么长的耳朵干什么？法国的萨特，则天生斜眼。长相低于平均值，使得孔子、老子、萨特这些人，在青春期阶段不至于太过招摇，性格当中容易发展出孤僻的一面，孤僻则会使他

们趋于内向：内敛、内省，而内向、内敛、内省正是一个学者必不可少的品质。试想一下，如果孔子貌似潘安，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历史上或许就不会有儒家了，没有了儒家，中国还叫中国吗？跟那些大师相比，应物兄的容貌已经称得上英俊了。如果应物兄最后没能成为大师，那怨不得别人，只能怨他的父母没把他生成大师的样子。

一句话，都怨他妈没把他生得更丑。

应物兄想起，关于美男子潘安不可能成为一流学者的话，其实是他对费鸣说的，为的是嘲讽哲学系的一个副教授，那个教授长得有点像电影演员陈道明，说话阴阳怪气的。除了夏天，任何时候都穿着风衣，被称为“风衣男”。此人评职称时拿出来的著作竟然是自己的写真集，只是在每张照片旁边都写上一段话而已。那些话大都摘自经典作家的著作，但他却声称那就是他的“哲思”。此人自称一流学者。每当他要对什么社会现象发言的时候，通常都会这么说：“作为一流学者，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发表真知灼见。”他当时对费鸣说，此人自认为是个美男子，但美男子潘安是不可能成为一流学者的。

我扔出去的砖头，现在被费鸣搬了起来，砸向了我的脚。

他顿感脚趾生疼，好像真的挨了一砖头，不由得向后跳了起来。

费鸣到底要说什么呢？他是不是想说，我的书是不能当真的，因为我的书中没有自我反省？他是不是想说，我在攻击别人之前，首先应该撒泡尿照照自己？哦，我不生气，我一点也不生气。你拿我的容貌跟孔子相比，跟老子相比，是我的无上荣耀。有一点，我以后会慢慢和你谈的，那就是孔子并不孤僻。喜欢和学生打成一片的人，怎么能叫孤僻呢？

对于费鸣的攻击，季宗慈反而认为是好事。

“有赞的，有骂的，才能形成交锋。只有赞的，没有骂的，反而不好。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季宗慈满脸红光，就像打了鸡血，鼻头更是红得有如朝天椒。季宗慈甚至鼓动他到法院去告费鸣。他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但关于他要告费鸣的说法却传了出去。

有一天，他的老朋友郑树森，一个研究鲁迅的专家，过来找他，劝他不要告。郑树森说：“他的文章我都看了，有点不像话。他说，一个人有没有才学，不是由他的著作说了算，而是由他的知名度说了算。而一个人的知名度，至少有一多半来自他的丑闻。这话有点过了。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嘛。”

费鸣，你倒是给我说清楚，我到底有什么丑闻？

郑树森说：“别生气。当年鲁迅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够难听了吧？梁实秋告鲁迅了吗？没有。梁实秋后来也没有变成狗，后来过得比鲁迅还好。所以，你要消消气。”对于季宗慈所说的写文章反击，郑树森即着茶，说：

“倒也不妨试试。另取个笔名？”

这次谈话之后不久，他从巫桃那里得知，费鸣的母亲去世了。

他去参加了费鸣母亲的葬礼。费鸣的兄长费边是他当年老同学，如今是北京的一个门户网站的副总，他理应前去表示慰问。在葬礼上，他流着泪和费边拥抱，也和费边身旁的费鸣拥抱。他本想拍拍费鸣的脸，但费鸣躲开了。

他对费鸣说：“保重，鸣儿。”

费鸣回答说：“谢了，应物兄。”

这天，乔木先生和姚狷先生也去了。他要送两位先生回家的时候，两位先生都不让他送，要他留在这里，帮助费鸣把后事办好。

10.扁桃体

扁桃体都要飞出来了。

费鸣那一声吼，可真是声嘶力竭：“卡、卡、卡尔文，我操你妈。”

不用说，卡尔文是铁梳子派来的。卡尔文的思维果然与中国人不同，听了这话不但不生气，反而很高兴。应物兄听见了卡尔文的笑声，笑得爽朗极了，而且伴之他自己的掌声。卡尔文说：“来啊老费！上啊老费！赶明儿送你一张几飘（机票）。你要是嫌远，我就替你跑一趟，将母亲大人接来。”卡尔文的嗓音与中国人不同。应物兄曾听一个声乐老师说过，黑人的声带与我们不同，又粗又长，声道空间很大，泛音较广，天生就像铜管乐器。

对方如此大方，反倒让费鸣有点受不住了：

“别，别他妈胡说。”

卡尔文操着他那铜管乐器，把费鸣批评了一通：“老费，你得说话算数。子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听上去，不把他妈送到费鸣床上，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然后卡尔文才问：“老费，应夫子呢？”

“死了。”费鸣说，这话听上去实在别扭，

“让那两个杂种弄死了。”

卡尔文显然听出这是气话，不然他不会和费鸣开玩笑：“老师死了，你怎么还净想着操啊操的？要披麻戴孝，赶紧的。”

一个保镖说：“没死，没死，真的没死，我这就把他放出来。”

随后他听到了卡尔文在怒斥保镖：“我操你她妈。你们活腻了！滚——”你看，这是什么思维？他一开口就是操人家媳妇儿。卡尔文或许觉得，没经过人家媳妇儿同意就操来操去的，有点不好，还改了口。卡尔文是这么说的，“别急着走！日狗的，我告诉你们，赶快让你们媳妇儿来操我。你们瞎了眼，不识大山！跪下！”卡尔文其实说的是“狗日的”、“有眼不识泰山”。卡尔文常常会改变汉语的一些习惯用法，将“狗日的”说成“日狗的”就是一例。如果你好心地纠正他，他还不领情：“一回事嘛，‘日狗的’不就是‘狗日的’？”

当卡尔文打开门的时候，他首先看到的就是跪在他面前的那两个壮汉。那个清秀一点的壮汉，好像比较爱面子，只跪下了一条腿。卡尔文立即补上了一脚，那个人也就双膝着地了。

“丈（掌）脸！”卡尔文喊。

“互相丈（掌）脸！”卡尔文又喊。

“滚——滚——”卡尔文朝着那两个人的屁股，连踢了两脚。不过，那两个人并没有滚。他们只是后退几步，跪到了墙角。卡尔文的胡子与他们相同，只有上唇有胡须，像鞋刷。看来这是桃都山集团的统一制式。

然后，卡尔文才对他说：“应夫子，我也给你磕个头？”

他点上一支烟，想，我要不要也让卡尔文滚开？当他这么想的时候，“滚”这个字眼其实已经连滚带爬到达了她的舌面，但又被他咽了回去。他听见自己说：“谁让你来的？”

“报告应夫子！上帝让我来的。”

“哦？铁梳子已经是你的上帝了？”

“应夫子，我说的上帝就是你啊。你是我和铁梳子的上帝。”

费鸣过来扯住了卡尔文的领带，“金毛是你的？等着瞧，老子非宰了它不可。”

卡尔文回头对那两个保镖说：“现在就回去，让哈登安乐死。”

金或刚才不在旁边；这会儿又出现了。金或对那两个保镖说：“蠢货，听见了吗？还不快滚。”

那两个人后退着，倒了出去，但还是没有走掉。

卡尔文呢，此时又是鞠躬，又是作揖，又是做出单腿下跪状，又是在胸前画十字。卡尔文声称：“只要你们能消气，把我宰了也行啊。”说完这个，卡尔文又嬉皮笑脸地对他和费鸣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看到我，你们应该高兴啊。”站在一边的金或被卡尔文逗乐了。卡尔文又对金成说：“小姑娘，快把两个日狗的领走。”

金或顿时羞红了脸，耳尖都红了。

他看到，金或手中还拿着那份待签的协议。它已经被撕成两半。金或还在撕着，撕成了碎片。在这个过程中，金或还关切地问费鸣，刚才摔得要不要紧。

费鸣说：“这不关你的事。我跟铁梳子没完，跟这个鸟人没完。”

他说的鸟人，自然指的是卡尔文。卡尔文竟然纠正了费鸣的说法：“别以为我不知道。不是niao人；是diao人。”这次，他发音准确。

12.早在1743年

早在1743年，《纽约周报》就在头版位置刊登了一篇关于孔子的文章，题为《孔子的道德》。那时候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呢。美国后来的独立与孔子有什么关系呢？美国的《独立宣言》中说：“我们认为下面这些其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按照程济世先生的观点，这段话就是受到了孔子的影响。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有些读者可能不知道，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外墙上，镌刻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个立法者的头像：颁布《十诫》的摩西、雅典的立法者梭伦，以及穿长袍留长须的孔子。一个最新的事例是，2009年10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以三百六十一票赞成四十七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案，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以颂赞儒家思想对人类社会的杰出贡献。

著名儒学家程济世先生为促成此项议案的通过付出了不少心血。程济世先生提到此事说：“国内不少友人议论，我为这项议案的通过付出了努力云云。不，与其说是我的功劳，不如说这是孔夫子的影响太大了。如今，任何政党、任何国家，只要它是文明世界的一分子，它都须聆听孔夫子的告诫。”

这段话，是应物兄在解释“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时写下的，印在《孔子是条“丧家狗”》一书的第五百二十三页。现在，这段话被复印了下来，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这是铁梳子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盛开着杜鹃花。他想起来，栾庭玉的夫人是专做花木生意的，卖的最好的就是杜鹃花。它不合时令，却开得热闹至极。铁梳子进门之后，吩咐工作人员给他们倒上茶，然后就去接电话了。临走的时候，铁梳子把这段话递给他，说：“今天上午，我给积极分子们开会的时候，还引用了你的这段话。你讲得太好了。你的书，桃都山集团所有员工人手一册。养猪的、杀猪的，都有份。卡卡，先陪应物兄聊着。上烟啊。别人不能抽，应物兄想抽就抽。”

卡尔文说：“我不抽烟。”

铁梳子说：“应物兄，卡卡是不是很逗？都听不懂人话了。”

不是我要抽的，是铁梳子要我抽的，我是客随主便。于是，他掏出了烟，同时关心地问到了卡尔文在美国的生活。卡尔文说，他已经从那个做矿石生意的公司辞职了（卡尔文的原话是“我炒了美国人的鱿鱼”），原来想集中时间写一本书的，关于美国与坦桑尼亚的贸易史，其中贩卖黑奴是贸易史的主干。当初，黑奴都是先被集中到桑给巴尔（卡尔文补充说：桑给巴尔就是他的故乡，相当于英国的伦敦、美国的纽约和阿联酋的迪拜），然后再运往美国当牛做马的。“但我发现，我的兴趣还是做些跟孔子有关的事。”卡尔文说。

“跟孔子有关的事？”他本来想问，你不是要搞翻译吗，不搞了？

“还不是因为受到了您的影响？您说吧，我能干什么？”卡尔文说。

“你还是老老实实听铁总的吧。”

如前所述，铁梳子是桃都山连锁酒店的老总，在酒店管理行业享有大名。如今酒店里流行的开放式卫生间就来自她的创意。躺在床上，通过钢化玻璃或软隔断看到沐浴的异性，你怎能不心跳加速，腹股沟发烫。它还很有意境呢。想想看，玻璃或者软隔断所造成影影绰绰的效果，难道没有雾失楼台般的诗意吗？那就别废话了，赶紧行动吧，将爱的战场转移到花洒之下，转移到洗手台前，转移到浴缸之中，转移到马桶盖之上，来一场逸出常规的新体验吧。

但她本人看上去却是优雅的。如果你感觉不到她的优雅，别担心，她有的是办法提醒你。比如，当她

和你说话的时候，她的手部语言会变得极为丰富，托腮，把桌面当成键盘轻轻地弹击，手指交叉，双手叠放，右手扬起的同时左手却缓缓地落了下去。有时她又会用食指轻杵下巴额，做沉思状。她还喜欢当指挥家，手指在空中舞来舞去。想起来了，我们的应物兄想起来了，他和铁梳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曾拿起他的手，说：“手指这么长，韧带这么开，不弹琴，可惜了。”

有趣的是，当你已经充分领略到她的优雅的时候，你还必须注意到她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朴素。其实，铁梳子原来在肉联厂工作，是个屠夫。

她本人也不姓铁。人们之所以都叫她铁梳子，是因为她至今保留着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慢慢地成了她的标签、她的符号、她的象征。什么习惯呢？用铁梳子烫头发。现代女性，尤其是腰缠万贯，哦不，应该说腰缠亿贯的女性，还有用铁梳子烫头发的吗？放眼全球，也找不出第二个了。她还喜欢用红纸涂指甲，用废火柴描眉毛。这些朴素的品格很容易让你联想到村姑。她为什么这么朴素呢？为了省钱？视朴素为美德？可能吧。不过，仅仅是用铁梳子烫头发，她就专门请了两个人，一个负责给铁梳子加热，一个负责烫头。用废火柴给她描眉毛的那个人；也是她专门请来的。

关于她的这些习惯，他是听谁讲的？

芸娘，他又敬又爱的芸娘。他现在还能想起，芸娘提到这些事时，嘴角不经意间浮现出来的嘲讽。芸娘可不是一个喜欢说闲话的人，她的每句话都会给人以启迪。也就是说，“说闲话”三个字，跟芸娘压根儿都挨不上边。她只是对这种现象很感兴趣。不过，芸娘并没有接着讲下去，似乎仅仅谈论一下就会让她感到不舒服。但芸娘又是宽容的。芸娘说：“她也不容易，不说也罢。”

铁梳子曾给姚先生捐过一百万元。

桃都山酒店本是铁梳子从别人手里买来的烂尾楼。建成装修的时候，铁梳子又想借机挖几个地下室。一锹下去，扑通一声，露出一个洞，下面空空如也。竟是个古墓。这事本来可以悄悄处理的，不巧的是那个民工掉了下去，摔伤了，涉及赔偿和护理问题，家属就把这事捅到了网上。后来经姚翻先生和弟子们鉴定，那是北宋时期的墓葬：基门两道，墓道一条，墓室两座，分别存放着棺木；出土的文物有开元通宝、青釉瓷钵、铜镜、灯盏。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一对陶罐，叫谷仓罐，用来盛放谷物的，但谷物已经碳化。孔子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⁰根据这种观念，人们生前拥有的物品，死后要继续享用，所以墓葬能够反映出墓主出生前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姚翊先生和弟子们对这个古墓做鉴定的时候，铁梳子急了，担心这幢楼保不住了。她要让姚翻先生出具报告，证明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文物价值。后来，她就提出捐给姚先生一百万元，作为科研资金。姚鼎先生拒绝了，说他的科研基金还花不完呢，要这个钱做什么，擦屁股啊？

铁梳子说：“可以给你出书用啊。”

姚翻先生抽着烟斗，不说话。

后来铁梳子又提出：“可以给你的学生们出书啊。”

姚翻先生说：“那就出一套书吧，给博士生们各出一本书。”

北宋时期，济州就是商贾云集之地，发掘出的类似古墓已有几十座，所以这座古墓并没有特殊价值。只须经过一番抢救性发掘，将文物移居到济州博物馆的地下仓库，事情也就过去了。事后姚翻先生问铁梳子，那一百万还算数吗？铁梳子表示，当然算数。姚翊先生是个懒得管事的人，这事照例扔给了芸娘。芸娘说，姚先生的博士本来就很少，而且大都出过书了，要不就把这钱捐给人文学院？但问题又来了，人文学院的博士生太多，这一百万元又不够用。他和芸娘商址，是否只出版优秀博士论文？人文学院每年的优秀博士论文的名额是五个，每本书按十万块计算，也花不完啊。因为芸娘身体欠安，他就把此事接了过来。这期间，他当然也跟铁梳子有过联系，并对赞助合同进行了调整。他曾开玩笑地问过铁梳子：“你要后悔还来得及。”铁梳子说：“世上哪有后悔药？不就是一百万元吗，不够另算。”

“一百万用不完。”他对铁梳子说，“要不，你每年捐五十万，连捐几年？”

“你一个书生，很会做生意啊。每年五十万，我就先捐两年。”“两年之后呢？”

“到时候再续呗。看你急的。”

“说不定，这套书会给你带来好运呢。”

“好啊好啊。要是那些博士当中真冒出来个人才，我也算是有功之人。要是是一个人才都冒不出来，那就当喂狗了。说得不好听，别在意啊。”

跟往常一样，这套书的主编依然是乔木先生和姚翻先生。按照惯例，应物兄和芸娘应该做副主编，但他们都没有做。那么是谁做的副主编？是人文学院的院长张光斗。最后的协议也是张光斗代表人文学院签的。不过，说是副主编，但最后印出来的书上，写的却是执行主编。张光斗说，铁梳子有个小小的要求，就是通过一种方式，哪怕只是一句话，能够让人感觉到桃都山与学术界的联系。他就随口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印在每本书的扉页上：

桃都春风一杯茶，学界夜雨十年灯
一些未能人选的博士生，还有他们的导师，硬是鸡蛋里面挑骨头，说这两句诗是对黄庭坚的“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抄袭。当然，他们更多地还是指责有些论文缺乏原创性，只是资料的堆积。张光斗是新闻系出身，听到这些议论，就充当一个新闻记者，跑到他这里来进行新闻调查了。我们的应物兄承认这两句话确实是对黄庭坚诗句的化用。他告诉张光斗：“但是黄庭坚的诗句也化用了别人的诗。杜甫的《春日忆李白》你知道吧？你肯定知道的。里面有‘何时一杯酒，重与细论文’一语。杜甫还有一首《天末怀李白》，里面有‘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一语。你看，黄庭坚不用则已，一用就用了杜甫的两首诗。”

“厉害了，我的黄庭坚。”张光斗说。

哦，张光斗教授这是要说什么？他不明白。

但他顺着张光斗的话头，说：“厉害的是，他还化用了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你肯定知道的，里面有‘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一语。”

“明白了，我就知道他们是瞎胡闹。”

“我将黄庭坚诗中的‘桃李’换成‘桃都’，是为了一”

“明白，明白。你是要暗示这套书与桃都山连锁酒店的关系。这个我是支持的。顺便替桃都山酒店做个软广告嘛，也算还了那娘们儿一个人情。以后不是还想从她那里再搞点钱吗？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

那套书只出了两辑就停了。原因嘛，还是因为有人闹，越闹越凶。郑树森就闹得挺欢。作为一个鲁迅研究专家，郑树森把第二辑书中一部关于《野草》的论文，批驳得体无完肤。那个博士生在戴上博士帽的当天，就跳楼了。幸亏落在了楼下的自行车篷上。张光斗说：“这次好不容易捂住了，下次还能捂住吗？那人文学院可就要出大名了，要上头条的。”“你应该找郑树森他们谈谈。”“谈什么？还没开口，人家就说，但我坦然，欣然。还说，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事实上，这也是他看到金或打印的那份协议，猜到金毛的主人可能就是铁梳子的时候，既发愣又浮想联翩的原因：她是不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把那一百万赚回去？

现在看来，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两支烟抽完，铁梳子回来了。铁梳子手里拿着刚打印出来的照片，一共两张：一张是她和黄兴在加州硅谷的合影，一张照片竟然是她在骑驴，牵驴的是谁，还是黄兴。两张照片都被她放大了。奇怪得很，这两张照片上的她都比他在卡尔文的微信里看到的要年轻，当然更比她现在

的样子年轻。刚才，她其实是去修图了。她要把修过的照片送给他作为纪念。

，“不饿吧？那咱们聊会儿再吃？”铁梳子说。

她先解释了下午发生的事。她的解释从骂人开始。先骂的是那个死丫头，也就是金或。死丫头，把她的意思完全、彻底弄反了。木瓜确实咬了哈登一口。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咬来咬去本来是狗的天性。咬是正常的。狗嘛，再名贵的狗也是狗。不咬反而是不正常的。真要追究责任，那么错在哈登。这个哈登！护士给你修趾甲、按摩的时候，你只管闭目养神就行了，可是一看到别的狗进来，你就开始哼哼唧唧的。这是什么？这是炫富啊。你是想在木瓜面前炫耀你有多舒服。别说木瓜是条狗了，就是人，心里也会有情绪的。后来都被木瓜咬了一口，还像个没事人一样，也不报告。它还以为自己是工伤呢。其实，你有什么好牛的？你已经是条老狗了，每天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痒，总之离死不远了。人家木瓜呢，正在盛年，好日子还长着呢。人家虽然是个串儿，但血统越杂，身体越好。人家很可能成为开宗之狗呢，成为某种狗的始祖。哦，对了，木瓜已经阔了，阔过之后活得更长，清心寡欲，延年益寿嘛。还有，你很少能够跟同伴在一起玩，你的同伴是蒙古细犬，跟你不是一家人。木瓜在路上走，却会常常碰到自己家人。总之，你有什么好牛的？

接下来，她又说，她之所以带哈登和木瓜去检查身体，是因为她的担心是双向的。既担心木瓜传染了哈登，又担心哈登传染了木瓜。哈登已经几年没有打防疫针了。不管什么狗，年龄大了，都容易疯掉。就跟枣树一样，树龄一大，就容易得枣疯病。好在两条爱犬都很健康，她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地。

她讲的时候，卡尔文频频点头。

必不可少的，铁梳子还是提到了那份协议。

当然还得从哪个死丫头骂起。完全是死丫头生搬硬套。问题的实质是，犯了“左倾”错误。我们既要反左，也要反右，但主要是反左。说到这里，铁梳子简单提了一下，说济州有个动物救助协会，主要是对那些流浪狗、流浪猫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把它们圈起来，管起来，免得它们传播瘟疫。城区不能养大狗，但有些市民就是不断话，非要养大狗。有本事你住到郊区别墅啊，那里可以养。对于这种情况怎么办？有必要制定一个条例，对违规者进行高额罚款。因为争议太大，这个条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笼。怎么办呢，有必要通过高额罚款的方式，让他们主动放弃。以前，曾经出现过大狗咬伤金毛的事，唉，这个詹姆斯啊，这个哈登啊，这个詹姆斯·哈登啊，吃一堑，长一智，你说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呢？上次就是因为炫富被咬的。就是不处死它，它早晚也会从詹姆斯·哈登变成本·拉登。好，先不说它了。总之，当时就是罚款了十二万。那是条昆明犬，狼青。主人当然舍不得。舍得的话，你就不是人了，自己养的狗怎么能放弃呢？但是你要舍不得，你就得交十二万。最后，那个人被迫放弃了。我看他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的，也有些心中不忍，允许他去看了两次。知道了吧，那个死丫头竟把这个事情套到了木瓜身上。条例是指导性的，要灵活应用。我为什么说她犯了“左倾”错误？问题就在这儿。我已经严肃批评了她，说她犯了左倾错误。她自己认错态度比较好，说这相当于医生拿错了药方，又忘掉了辩证施治。能认识到这一步，需要表扬。但是严格说来，这还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她终于想通了，说了一句话：“形而上学害死人，我该死。”

他终于插了一句：“她其实是个好员工，很负责。”

铁梳子说：“谢谢你。但是，闭门思过还是少不了的。我准备把她下放到基层锻炼几天。”

卡尔文说：“不怪她，主要怪那两个日狗的。”

“嘴巴干净点！”铁梳子说，“怎么，我们卡卡也要替金或说情？”

卡尔文急了，说：“No! No! No!”铁梳子淡然地一笑，说：“应物兄先生，怎么给你说呢，金或其实是个好姑娘，只是心神不定，一会儿想读书，一会儿想创业。说话很直，品位还是有些问题。有些话我没办法给她。找个大领导，找个日本也行，或者找个爱国华侨，几年混下来，品位就上去了，腔调就完全不一样了，相当于硕博连读了。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结没结婚都无所谓，给我们金或介绍一个？”

他尽量显得诚恳：“她跟着你就行了。”

她说：“她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她优雅地弹着裤子上的褶皱，就像弹着灰尘，说：“至于那两个蠢蛋嘛，已经滚了，滚蛋了。”

谁能想到，反正应物兄绝对没有想到。多天之后，在寻找程济世先生旧居的时候，他竟然在一个废墟上又见到了那两个壮汉。他们离他只有几步远。天已经黑了，四周的灯光使废墟显得影影绰绰。在一堆堆破砖烂瓦之间，浮游着神秘的光，有如鬼火。那是野猫的眼睛。野猫们互相追逐，又合围着老鼠。他不敢往前走了。那两个壮汉鼓动他往前走，接着，他就滑入了一个漆黑的地洞，就像滑入了幽灵世界。他听到了他们的笑声。奇怪得很，那一刻，他又想起了铁梳子的那个手势：弹着裤子上的褶皱，就像弹着灰尘。

①见《中庸》第十九章：“践其位，行其礼，奏真乐，敬其所等，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14.钢化玻璃

钢化玻璃下面，有一个水池，鱼翔浅底。虽然有水泵送氧，但应物兄还是替那些鱼儿觉得憋闷。他是来这里存钱的。只有银行的VIP客户才能进到这个里间。上次来，验钞机在一沓子钱里验出了两张伪币。这虽然与他无关，但他还是感到无地自容，好像他就是那个伪币制造者。此时，听到验钞机那哗啦啦的声音，他又有些不安。

那是季宗慈给他的稿酬。

多年来，他虽然已是著作等腰，却很少领到稿酬。不仅如此，书号费和印刷费，用的还是他的课题研究经费，加在一起通常要在七万块钱左右。如果有哪个出版社愿意免费替你出版一本学术著作，那已经是给你天大的面子了。他没有想到，这本书不仅领到了稿酬，而且它还源源不断地到来。季宗慈本来可以直接把钱打入他的账户，但季宗慈显然有意选择了付现钞。这个季胖子，当他把钱甩给我的时候，一定有着施舍般的愉快。

“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是多少？”他问柜台里小伙子。

“每时每刻都不一样。我看一下。兑换多少？”

“先不兑换，我只是问一下。”

“要不要换成欧元？今天比昨天划算。”小伙子非常热情。

一个小女孩跑了进来，一只鞋子掉了，袜子也掉了，光脚踩在钢化玻璃上。紧跟着进来的是保安。保安揪住了小女孩的衣领，同时脸朝着大堂的方向喊：“谁的娃？”小女孩惊惧的眼神让我们的应物兄心头一颤。

手机响了一下，是费鸣的短信回过来了。几分钟前他给费鸣发了条短信，说有事相商。费鸣现在回复说：“应老师，开会呢，稍等。”哈登事件之后，他感到费鸣对他的态度有了点变化，不再叫他应物兄先生了，改叫应老师了。当他从银行出来的时候，费鸣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费鸣问：“应老师，有何吩咐？”

“什么时候方便？我要找你谈件事情。”

“又是稿子的事？我说了不会拖后腿的。”

“是别的事。我必须和你谈谈。”

“不会是哈登吧？听说哈登已经殉职，变成了一张狗皮？”

“这个，好像，好像还活着，我也说不准，谁知道呢？”

能听见费鸣旁边有人说话，谈的是汽车后备箱被撬的事。有个人说，车放在停车场，可是早上起来，后备箱里的小冰箱却不见了。费鸣对那人说：“开豪车，不偷你偷谁？”听上去，他们已经开完会了。那人说，倒不是心疼那个冰箱，而是心疼小冰箱里的那两瓶红酒，正宗的拉菲啊。费鸣说：“活该。”那人急了：“你吃了火药了吧？”费鸣没有再回答那个人，而是对他说：“应老师，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讲嘛。”

他说：“三言两语讲不清楚。”费鸣竟然说：“那就请您想好了再讲。”

他说：“我是说，必须当面讲。”

费鸣想了一会儿，终于说道：“好吧。”这次，他约费鸣在家里见面。万一吵将起来，也不至于让外人看见。费鸣说，晚上熬夜了，午后得眯一会儿。于是他就把时间又改到了午后两点半。

谁说当代生活已经与《论语》没有关系？不仅有关系，而且无处不在。他现在住的北辰小区，名字就取自《论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省政府给知名人士盖了这个小区，乔木先生和姚狷先生都在这里分到了三室一厅。乔木先生分到了原来的样板间，省去了装修的麻烦，这是因为“北辰”二字由乔木先生所题，润笔费抵了装修费。房子划在乔姗姗名下，但乔姗姗却不喜欢住在这里，理由是出来进去常遇到熟人，不说话不好，一说话就得啰嗦半天。乔姗姗现在住的是他们买的商品房，离这里有几站路。那里的绿化更好，容积率更低，房型更合理。应物兄站在窗台前抽烟，越过庭院的目光，落在对面的墙上。一个女人牵着一只狗在庭院的河边散步。河里没水，有稀疏的干草。天气很冷，但那个女人却穿着裙子，露出光洁的小腿。这给他了一种视觉的愉悦。后来，那个女人被一道树篱挡住了，他就只能看见那条狗了。小狗在对着一棵树撒尿。它撒的时间太长了，姿势一动不动，似乎成了雕像。它抬的是左腿还是右腿？

正这样想着，它已经放下了。

费鸣迟到了一会儿，见到他就说：“不怨我。

堵车了。”

“好像胖了一点。”

“没胖啊，还瘦了几斤呢。”

“瘦了？看不出来。脸胖了？”

费鸣摸着自己的脸，还闭眼想了一下，似乎要在想象中把现在的脸与过去的脸做个比较。不过，他好像想不起自己过去的脸了，所以再睁开眼的时候，就微微地摇了摇头。

“真的有点胖了。”他说。

费鸣皱起了眉头：“哦？你是不是说，我脸皮厚了？”

“这话说的！你自己照照镜子。请进！”

这是多天之后他们第一次单独呆在一起。那种令人不快的尴尬并没有持续太久。需要感谢窗台上的那只鹦鹉，是它帮他们缓解了尴尬。它的主人是栾庭玉的母亲栾温氏。它病了，胃口不好，还拉稀，但精神头却很足，时常和笼子里的栖木搏斗。华学明将它的病治好了，托他转给栾庭玉。华学明说，其实这鹦鹉并不值钱，要是不欢实了，可以换个新的。华学明向他透露了一个数字：我们每年都要进口一吨鹦鹉。一吨鹦鹉，一吨废话，他突然想到。栾庭玉的秘书邓林上周就该将它取走的。晚取几天，它竟然派上大用场了：要不是它，说完了脸的胖瘦问题，一时间还真的找不到话。

大病初愈的鹦鹉突然说：“Come in！”

费鸣问：“是栾庭玉副省长的那只鹦鹉吗？”

它竟然会英语？”

鹦鹉又说：“No problem！”

他说：“行了。这是老二，老大的英语更好。”

“是叫二虎吧？”：“对。大的叫大虎。”

大虎和二虎是鹦鹉中的英语专家。它们除了会说“Come in”、“Bye-bye”之外，还会说一些比较复杂的短句，比如“Good question”，以及

“No problem”。这几个单词，当然也是栾庭玉平时经常使用的。栾庭玉平时说得最多的英语短句，一个是“Good question”（问题提得好），一个就是“No problem”（没问题）。前者，表明栾庭玉对谈话对象的尊重，后者表明栾庭玉答应替对方解决问题。如果不出意外，大虎应该是世界上惟一能把“背水一战”翻译成英文的鸟。这两只鹦鹉还会使用连词呢。这当然是跟栾庭玉学的，叫“并且来说”，那是他的口头禅。这两只鹦鹉对“并且来说”的运用和栾庭玉相近，都没什么实际意义，也就是说，都不具有词语的功能，只是一个发音。

鹦鹉笼子旁边放着塑料盒，里面装的是通体发红的小虫子。华学明送来的，既是鹦鹉的口粮又是药品。它们密密麻麻纠结在一起，或者上下翻滚，或者摇晃着针头式的小脑袋。一看到它们，应物兄就感到头皮发麻，恶心，想吐。他有一种轻微的密集恐惧症，有时候看到蜂巢、蓬蓬，也会感到不适。每次给鹦鹉喂食，对他都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他需要闭上眼睛，把一张硬纸板伸到小盒子里，等小虫子爬到了纸板再塞进笼子。这期间，他会感到头皮发麻，好像在放静电。

“它一直这么叫吗？”费鸣问。

“有外人，它就来神。有点人来疯。”

费鸣一点不怕那些虫子，直接下手去捏。应物兄这次没有闭眼，看着费鸣把那些虫子放进笼子里的铜缸。费鸣还微笑地捻着手指，似乎很享受和虫子的肉体接触。看来，请费鸣当助手是对的。有些事我不能干，不愿干，费鸣却可以干得很好。他给费鸣递上烟，费鸣用刚捏过虫子的手接过烟，用嘴叼上了。

“叫我来，不是让我替你喂鸟的吧？”费鸣说。“瞧你说的。我是要问你，想不想换个地方？”“原来是这个啊？我现在挺好的，懒得动了。”

“人挪活，树挪死”

“我知道你的意思。葛校长知道了吧？”

“他要不同意，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

“同不同意是他的事。我懒得动了。”

“以前我可没少听你抱怨，总是说在校长办公室太忙了。”

“其实还是忙了好。常言道，忙里偷闲，苦中作乐，无事生非。”

费鸣的反应并不出乎他的意料。费鸣，你只是想摆摆臭架子，在我这里挣回一点面子呢，还是真的不愿意来？如果你只是摆摆臭架子，那么我可以理解。不仅可以理解，还很赞赏，因为这说明你是个有尊严的人。那就摆吧，我一定给你机会让你摆个够。但如果你不愿意来，实在不愿意来——应物兄的脑子飞快地转着——如果这小子实在不愿意来，那也没什么。我这就告诉葛道宏，说人家不愿意来，人家舍不得离开你。“是这样的，”费鸣说，“我在校长办公室已经习惯了，轻车熟路了，懒得动弹了。除非葛校长把我撵走。他会把我撵走吗？他好像也不便随便塔人吧？”

什么意思？威胁吗？威胁葛道宏吗？

这倒是有先例的。几年前，校长办公室的一个秘书，拿着一些家电票据找学校的一个董事报销，说校长让他来报的。此事败露之后，前任校长就将他开除了。那人很快就将校长的一些黑材料弄到了网上：在学校的镜湖宾馆大吃大喝，与女服务员勾肩搭背，报销的办公物品中竟然有乳罩、尿不湿和烟斗。材料图文并茂，搞得前任校长百口莫辩。当前任校长派人去与他沟通的时候，他又录了音，随后又将录音和文字寄给了校长本人。那人后来被安排到了济州大学附属医院，负责处理医用垃圾。在外人看来，这就是穿小鞋了，实际上那却是个美差。基本不用上班，工资奖金却很高，逢年过节还有人送上红包。那人的口头禅是：一切都是垃圾，但垃圾是个好东西。

“可以再想想。”他对费鸣说，“这个机会，不是随时都能碰上的。”

“还有别的事吗？我先走了。该给鹦鹉洗澡了，有味儿。”

费鸣一口茶没喝，茶杯都没有动。那是上好的洞庭碧螺春，叶片身披白毫，茶汤碧绿诱人。新茶还没有下来，去年的茶只剩下这一罐了，他是为招待费鸣才拆封的。当他把那杯茶倒掉的时候，手一颤，茶杯滑了出去，摔了个粉碎。一地的玻璃碴，晶莹，透亮，锋利。

鹦鹉又在笼子里扑腾起来，鸟嘴也没闲着：

“Come in！”

原来费鸣又回来了，回来取他的打火机的，那是个zippo打火机。费鸣笑了一下，解释说，那是葛道宏校长送给他的。此时，血正从他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冒出来，哦不，中指和无名指之间也有个血珠子。

16.双林院士

双林院士，仅是他的模样就很有说头，大秃瓢，像个葫芦。因为还零星地支楞着几根头发，所以又像越冬后的土豆发了芽。脸上的皱纹都纤毫毕现，乍看就像八爪鱼的触须在四处蔓延。脑袋上汗浸浸的，又像是一头刚浮出水面的海豹。

他和小乔正要下去，乔木先生和双林院士拉着手出现了。

他们没坐电梯，竟然是走消防通道，一步一步从阅览室走过来的。他们动作缓慢，每踏一步，两个人的脚都落在同一级上。

乔木先生和巫桃，这天下午去医院探望了何为先生。在回来的路上，他们又拐到了铁栏胡同的皂英庙。现在，在医院负责照料何为先生的，是何为先生的侄女。她去铁栏寺烧香的时候，将一个包袱丢到了那里。她急得很，因为钥匙就装在包里。费鸣开车从那里绕了一下，在胡同里堵车了，所以来晚了。哦，对了，后来，费鸣又送乔木先生回了越家，换了身衣服。巫桃本来应该来的，这会儿却没来。

此时，在逸夫楼，两位先生喘着气，就开始斗嘴。乔木先生指着双林院士对葛道宏说：“我，他，我们是，见一面，少一面。”

“错了！分明是，见一面，多一面。”

“导弹！你是乐、乐观主义者，我是悲、悲观主义者。”

“乔老爷，又错了！”

乔木先生指着自己的嘴：“它又说错了？”双林院士说：“我不乐观，也不悲观。我不悲不喜。”

应物兄觉得，就在这一刻，双林院士的身影似乎与程济世先生重叠到了一起。应物兄想起了他与程济世先生的一次谈话。在美国访学时，有一次他们提到了晚清士林对清代“开国儒师”顾炎武的研究。程先生说，晚清士林，既有曾国藩、章太炎这样的大儒，孜孜为经国大业，又有汲汲为功名利禄的腐儒。话题很快就涉及晚清以后中国人所承受的无穷苦难。程先生突然说：

“我真想大哭一场。”等程先生情绪稳定了，他就问程先生：“您是悲观的人，还是一个乐观的人？”程先生说：“我不乐观。凡是在二十世纪生活过，尤其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生活过的人，如果他还是一个乐观的人，那么他肯定是个白痴。但我也不悲观。一个研究儒学的人，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研究儒学的人，如果他是一个悲观的人，那么他肯定是个傻瓜。”

“我既悲观，又乐观。”程济世先生说。程济世先生接下来又讲到：“如何将先贤的经义贯通于此时的经世，通而变之，变而化之，既是晚清的命题，也是二十世纪的命题，更是二十一世纪的命题。”

与程济世先生的“既悲观又乐观”相比，双林院士的“不悲不喜”，似乎更为超然。当然，这可能与他们彼此的身份有关。冷静，客观，事情落到我们头上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别急！这确实是一名物理学家应有的品格。眼下，斗嘴归斗嘴，双林院士的语调却是平实的，平实中有睿智。他们还在继续斗嘴。他们虽然手杖挨着手杖，膝盖碰着膝盖，显得亲密无间，但斗嘴还是少不了的。相比较而言，双林似乎反应更快。他觉得双林院士着实令人羡慕。考虑到双林院士的丰功伟绩，他觉得双林院士更像是一个范例，一个寓言，一个传说，就像经书中的一个章节。

双林院士说：“上次给你挑刺，说你的诗集里少了一首诗，补上了吗？”

看到乔木先生站了起来，双林院士立即说：

“想做个七步诗？”

乔木先生有点耍赖了：“七步诗是曹植给自己写的博亡诗，可他比曹丕还多活了六年呢。我可不想比你多活六年。那多没劲啊。”

应物兄当然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知道，这也是巫桃没有陪同乔木先生过来的原因。巫桃这是闹情绪了。就在春节之前，双林院士也曾从北京来到济州。那一天，乔木先生送给了双林院士一本书：《闲情偶拾》。那是济州大学出版社为乔木先生出版的诗词集，它收录了乔木先生多年来的古体诗、近体诗和格律诗。最近的一首写于去年春天，如果没有意外，那应该是献给巫桃的。因为其中有这么两句：“淡梳妆，解罗裳，绰约冰姿暗生香。”第二天，双林院士又和乔木先生见面时，对乔木先生说：“就差一首诗。”集子是巫桃编的。乔木先生指着双林院士，问巫桃：“赠他的诗，没收进去？”

巫桃以为自己漏掉了，赶紧去翻。乔姗姆当天也在，坐在父亲身后，正在翻看一份晚报，这时候抬起眼皮，幽幽说了一句话：“那首诗挺好的。”那是一首《浪淘沙·送友人》：聚散竟匆匆，人去图空。徒留断梦与残虫。从此江海余生寄，再无双影？无处觅萍踪，恨透西风。桃花谢时雨却冷。抵卧谈谈到蓬莱，梦中有梦。

这首诗乔木先生修改过两次，两次改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先是将“人去圈空”改成“人去楼空”，然后又“楼”字改成了“圈”。圈者，猪圈也。这当然是指他们在桃花峪喂猪的事。对乔木先生来说，那段日子越是不堪回首，越是要频频回首，就像牙疼的人总是要忍不住去舔那颗坏掉的牙。当然，回忆那段往事，乔木先生也会感到温暖：他与双林先生，一个来自济州，一个来自北京，但却在桃花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如桃园结义。但就像诗中所写，双林先生在桃花凋谢之时提前离开了，去了哪里？去了茫茫西北荒漠，继续研究他的导弹去了。

巫桃终于翻到了那首《浪淘沙》，说：“有嘛，我记得有嘛。”念了一遍，又对双林院士说，

“‘再无双影’说的不就是您吗？”但双林院士还是说：“差了一首。”

乔木先生说：“你的记性真好。我是写过一首给兰梅菊的诗，写得有些油滑了，就没收进去。”兰梅菊，就是那个京剧表演艺术家，曾与他们一起在桃花峪下放劳动。不过，兰梅菊当时并不是喂猪，而是管理韭菜。那是个轻闲活。每个月，只累一天，就是将粪便泼向韭园。乔木先生的诗写的就是泼粪的情景。

双林院士摇了摇头，说：“不是那个。我说的是差了一首悼亡诗。”

烟斗在嘶嘶作响。乔木先生抽着烟，有一会儿没有说话。谁都明白，双林院士是说，乔木先生应该给去世的老伴写一首诗。过了一会儿，乔木先生终于开口了，说：“想过要写的，又觉得没必要写。苏轼的《江城子》，陆游的《钗头风》，把那些亡诗都已经写绝了。你再怎么写，也写不出新意了。”

乔姗姆的脸挡在报纸后面，声音却传了过来：“哪怕你随便写两句呢。哪怕做做样子，像苏轼那样，就写个‘小轩窗，正梳妆’呢。”

乔木先生把木瓜抱了起来，说：“小轩窗，正梳妆？我从来就没见过她梳妆，怎么写？我每天醒来，她都开始干活了，熬粥，煎药，扫地，洗尿布，这些东西能入诗吗？”

乔姗姆说：“猪圈可以入诗，熬粥、煎药不能入诗？”

乔木先生说：“艺术源于生活。见过的，可以写，没见过的，没法写嘛。”

双林院士说：“过日子，你是浪漫主义者。”

写诗，你却说自己是现实主义者。”

巫桃过来替乔木先生解围了，说：“双先生啊，他还是写了，步的就是苏轼的韵；不梳妆，轻罗裳，缠绵病榻一身疮。我告诉你，她临走的时候，还是我侍候的。”这倒是事实。乔姗姆的母亲，在最后的几天里，因为天气炎热，后背和臀部都生了褥疮。巫桃抱着木瓜对双林院士说：

“不说这个了。木瓜喜欢你，想跟您老合个影。”

双林院士眼镜摘下又戴上，手杖指向木瓜：

“这小肉团是什么？狗？不像啊。”

巫桃有点不高兴了。巫桃说：“老哥，您上次来，还抱着拍照了的。上次是狗，这次就不是了？老哥还不到糊涂的时候啊。”巫桃称双林院士为老哥，或许是为了强调，她虽然年轻，但因为站在乔木先生的高枝上，与双林院士的辈分是一样的。然后，巫桃随手拿起一个空杯子，说是要续茶，但再也没有出来。

当时，双林院士对乔木先生说：“我死了，你可以再写一首诗，补上。”

乔木先生说：“老同学啊，导弹啊，这个任务太重了，我一定要死在你前头。”

应物兄没有想到，双林院士现在竟然又旧话重提。他想，双林院士是不是忘了春节前的那次见面？对，有些事情，双林院士是不可能知道的：就因为他的那番话，整个春节，巫桃都有些不愉快。

此时，乔木先生显然不愿意再在这个问题上斗嘴了，就把话题扯开，说：“老同学，我去看望何为姑娘了。她有点感冒，怕传染你，说这次就不见你了。”

双林院士用自己的手杖敲了敲乔木先生的手杖，说：“你大概不知道，我这次来，也是想看看她。我已经去过了。她睡得真香。就这样睡过去也挺好。”对了，这里得补充一句，当年何为教授也是下放在桃花峪。

双林院士突然问：“亚当呢？亚当怎么没有露面？”

乔木先生说：“知道你来，他更不敢露面了。”

谁都没有料到，双林院士手一抖，手杖掉了下来，在地面上咣当一声。一直没有说话的费鸣，连忙弯腰去捡那根手杖。双林院士挪动双腿，想站起来，但脚却踩住了手杖。接下来，只见双林院士佝偻着身子，脸却是仰了起来，发出一声长叹：“子房——”

一会儿亚当，一会儿子房，小乔与费鸣似乎都被搞糊涂了。应物兄当然知道，亚当和子房是同一个人：张子房先生。双林院士缓缓坐下了。

直到他们从这里离开，双林先生再也没说一句话，又变成了小乔所说的石头，沉默的石头。直到这个时候，除了乔木先生，没有人知道双林为什么会来到济州，而且在济州期间总是呆在逸夫楼的阅览室。第二天，双林就悄悄离开了济州大学。至于他是不是还在济州，乔木先生就不知道了。乔木先生怀疑，双林院士很可能去了桃都山。巫桃出去了，乔木先生趁机向他透露了一件事：如果不出意外，双林院士的儿子就在桃都山，但他们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

“他儿子是做什么的？”

“据说是做植物学研究的。他倒也喜欢读诗，最喜欢的人是许浑。”

“晚唐的许浑？”

“跟他这个人倒也对脾气。许浑就喜欢田园诗。‘劳歌一曲解行舟，青山红叶水急流’。”①

“那他到阅览室做什么？”

“做父亲的，心总是很细。他找到了儿子的著作，儿子曾在书中提到，每周都要到济大逸夫楼查阅资料。植物学方面的书籍和杂志在逸夫楼的六楼。‘导弹’的借阅证，是我给他的。”

至于做儿子的为何不愿与父亲见面，乔木先生不愿多谈一个字。应物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会与双林院士的儿子相遇。他当然更想不到，那个看上去像个老农似的人，竟然对他的儒学研究院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这天，乔木先生之所以把他叫来，是要告诉他，双林院士编了一本《适合中国儿童的古诗词》。双林院士虽然喜欢古诗词，但毕竟不是做这个研究的，所以特意把目录给了乔木先生。

“他让我给他把把关。”乔木先生说。“他怎么想起来做这个了。这样的书，太多了。”

“你就别管了。我看了一下，有些句子以讹传讹，已经传了上千年了。你给他改过来。别的不要动。动了，他会不高兴的。”

乔木先生随口举了一个例子。双林院士最喜欢李商隐的《天涯》，“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原来目录里就有这首。在李商隐的诗中，这是少有的明白晓畅又意蕴丰富的诗，美极了，但双林院士却去掉了，因为他觉得不适合孩子们读。双林院士说，给孩子看的，应是那些有益于他们成长的诗。

“不能说没有道理，”乔木先生说，“义山诗中，语艳而意悲者，首选《天涯》。好吧，那我就告诉你，他儿子小时候就会背这首诗。他或许觉得，儿子之所以远在天涯，就跟小时候看过这首诗有关。”

“哦。原来是这样。”

“太较真了。不就一首诗嘛，又不是导弹。他立即跟我抬杠，说，诗教诗教，岂能不当回事？”

应物兄却走神了。他想到了朗月客厅里挂的那幅字。“住二枚”，就是“双”啊。原来是双林院士所题？他随后又想起来，那幅字是清风递给携用的，清风觉得其意不祥。这个时候，应物兄其实已经预感到，双林院士的故事中，或许隐含着个人的悲剧。与他这个预感同时冒出来的，是他想到了那首著名的诗《孔雀东南飞》，其中有“中有双飞鸟，自命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之句，描述的是一对恋人的墓地。双林院士也选了这首诗。

哦，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这句诗涌出喉咙，跳上舌面。他感觉到它弹了起来，贴住了上腭。它还要上升，于是它暂时落了下去，把舌面作为一个跳板，纵身一跃，穿过上腭，穿过脑子里的那些复杂而且混沌的物质，落到了他的最高处，也就是他的头顶。它还要上升，于是它浮了起来，在他的头顶盘旋。

“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他问自己。

“他一定是被‘为湿最高花’这个意象感动了。”他用第三人称方式说。

很快，他就又回到了现实中。先是回到了朗月的书架前，然后回到了岳父面前。在岳父面前，想着另一个女人？他羞愧得抬不起头。当时他是蹲在乔木先生面前。但为了表示自己正聆听教诲，他还必须抬起头。

18.人才引进

“人才引进会议”，全称是“人才引进及留学工作会议”。应物兄并没有参加，参加者是各院、系、所的负责人。中午在食堂吃饭；人文学院院长张光斗教授端着可乐，来到了他面前，告诉了明天开会的消息。张光斗用可乐漱口，可乐的泡沫使他的腮帮子都鼓起来了。随着咕噜一声响，腮帮子收回去了。张光斗说，本来是放在下学期召开的，现在提前召开，是因为有好事之徒在同上公布了中国高校排行榜。张光斗向他透露了一个数字：济大的排名由七十三掉到了八十四，落称断崖式下降！

“怎么会下降呢？下降得还这么快？”

“主要是排行榜加入了新的参数：毕业生当中的留学人数，教师出国进修的人数，从国外引进的专家人数。重新调整政策，鼓励学生出国倒学，重金引进国外的优秀师资，也就迫在眉睫了。”

张光斗教授当然知道他在筹备儒学研究院。

起初，他曾与张光斗商量，能否在人文学院挤出一间办公室，作为儒学研究院的筹备处？张光斗答应得很爽快，说正好闲置了一间，还是个套间。一直是姚先生用的，其实姚先生已经多年没来了，只是堆放了一些资料和器皿。姚先生说了，百年之后都要捐出去的。宝贝倒都是宝贝。那些资料大都涉及我们的历史分期。没有它们，华夏早期文明就是一笔糊涂账。器皿嘛，什么都有。有几把洛阳铲是从盗墓者手里买的，放在书架上，上面挂着葫芦。那葫芦是从墓里挖出来的，上面标有济河的各个渡口。现在，房间钥匙和防盗门钥匙都还在姚先生手上。里面的恒温机坏了，打开之后，院里可以联系厂家来修一下。只是不知道厂家还在不在了。张光斗说：

“要不，你给姚先生说一下？别的事，我来办。”

这就是谢绝了。张光斗又问他：“你知道姚先生在何处云游吗？”“不知道啊，多天没见了。”“芸娘也不知道。芸娘还说，姚先生本人可能也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呢？但你听听芸娘是怎么说的：姚先生总是被一群学者簇拥着，从这个会到那个会。究竟是什么会议，姚先生都搞不清楚，也懒得搞清楚。”

这一天，张光斗喝着可乐，低声说道：“要我看，会议提前召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你的研究院鸣锣开道。”

“张院长，你听谁说的？”

“虽然我的专业不是儒学研究，可我还是感到与有荣焉。”

“我们本是一家人嘛。”

“听说你们可能另立门户？”

“怎么可能呢？儒学难道不属于人文范畴？”“听说葛校长有可能亲自兼任研究院院长？”

“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被葛校长临时抓了壮丁”当天晚上，他就知道了会议的相关情况。虽然葛道宏并没有在会上宣布研究院成立的消息，只是说准备成立一个儒学研究院，但很多人就打来电话，向他表示祝贺。接到第一个电话时，他想，你们的消息够灵通的，虽然这个工作非我莫属，但这不是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吗？还有，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道更大的新闻还在后头呢，那个院长不是我，而是程济世先生！你们就等着惊呼吧。

稍晚一些时候，小乔也打来了电话。小乔给他提供了一个细节，说：“华学明教授在会上特意提到了你。他说，如果出国留学的人，出国访学的人，如果都能像应物兄那样，学成归国，报效济大，济南大学的排名就会蹭蹭地往上蹄。”

“他也是从国外回来的嘛。”他对小乔说。“虽然他也是趁机表扬一下自己，但他说的确实是事实。”

“学明当时完全可以留在斯坦福大学，人家确实也想留下他，但他回来了。”

“我们也没有亏待他嘛。”小乔说。

“会上一定还有不少反对意见吧？”他问。小乔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葛校长涵养太好了，听了那么多怪话，一点不生气。”最后的三个字“不生气”，小乔的语调已经接近京剧道白了，“你怎么知道的？”小乔或许认为，只有她才会向我通报情况。

“有人在微信里说了。”他说了谎。他不想让小乔失望。

“确实有人怪话连篇。不过，这不值得生气。会后，葛校长说了一句话，我认为这句话是对伏尔泰思想的发展。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维护你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力。葛校长又加了一句，当然，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是啊，认定的事情，就要做好。”他说。

“是考古系的一位‘先生’挑的头。”小乔说。

小乔当然知道，只有乔木先生和姚翻先生这样级别的人才能成为“先生”，所以小乔这么说就带有嘲讽意味了。小乔说，那位“先生”说了，这个会议他就不该来，因为跟考古系无关。

要考古系的学生去美国留学吗？美国有‘古’吗？二百年历史放在中国，不过屁大一会儿。奶奶穿过的靴子就是文物，爷爷用过的烟嘴就是文物。跟他们能学什么呢？所以这位“先生”说，万般皆下品，惟有留学高，这句话放到别的系合适，放到考古系却不合适。科研处处长沉不住气，说你们如果不想到别人那儿留学，那就应该让别人到我们这儿留学，所以你们可以充分吸引外国留学生。这位“先生”怪话又来了，声称这得跟中文系商量，因为那些留学生得先到中文系学习文言文，学习甲骨文，学习小篆、隶书、金文，然后才能到考古系学习。

他对小乔说：“这位‘先生’说的也有道理。

但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小乔说：“哪一点？哪一点？快告诉我。”他说：“忽略了方法论。美国考古学理论经过了一次又一次创新，对各国的考古系理论有很大冲击。美国的考古学设在人类学之下。他大概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在美国发展开来，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在美国考古学界有根本性的影响。他可能也没有听说过性别考古学、土著考古学、认知考古学。”

小乔说：“这么说来，他很无知嘛。”

他说：“他的强项是田野考查。年轻的时候，他长年钻在墓穴里。”

小乔笑了，说：“我认为，他现在就应该钻到墓穴里去。”

她虽然是笑着说的，但他却听得心头一颤。她是葛道宏身边的人，要是她向葛道宏这么进言，那位“先生”可就要倒大霉了。

应物兄当然认得那位“先生”。跟你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凑得很近，盯着你看，脸上带着讥消。眼睫毛总是不干净，好像粘上了墓穴里的灰尘和蜘蛛网。不管你说什么，他都要抬杠，即食嘴巴不抬杠，也要用鼻孔发出奇怪的声音，好像在说，得了吧，谁信呢，别装蒜了，谁不知道你也是猴变的？他的脸上总是雾蒙蒙的，那是怀疑主义的迷雾，可是当你承认自己是猴变的时候，他的怪话又来了，你怎么知道你是猴变的？有证据表明，人的进化与猴子没有关系，而是分别进化的，所谓裤裆放屁，兵分两路。这话说的，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马克思早就说过，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

但这位“先生”其实是个好人。比如，他虽然不同意姚先生的观点，但有一次姚翻先生发病了，他硬是把姚翻先生从三楼背了下来。而他本人又矮又瘦，姚翻先生的体重都快是他的两倍了。足足有两个星期，他只能弯腰走路。虽然他本人反对人是猴子变的，但他弯腰行走的方式，却对他的观点构成了讽刺：他不仅是猴变的，而且又退化成了猴子。

他对小乔说：“这位‘先生’曾有过重要的考古发现。济河曾经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河道，济州曾经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集散地，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

“您真是一个好人。”小乔说，“费鸣跟着您，有福了。”

当天，更晚一些时候，季宗慈也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作为校外人士，季宗慈竟然也知道会议的内幕。季宗慈提到，哲学系的一位老师在会上也是怪话连篇，而且采用的是自问自答的方式。这位教授问道：出国留学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一个人的成年礼？这也太夸张了吧。照这种说法，出国就相当于女孩子首次来例假，男孩子第一次遗精。那么回国呢？留学回国又该叫什么呢？受了孕回来生孩子了？又说，国外高校是把好学生留下，把不好的学生送走。我们倒好，把好学生送走，把人家不要的高价买进，这是不是贱卖了儿子，再高价买只猴子？季宗慈说，你听听，真是奇谈怪论。哲学系搞不好，以前我认为是他们互相告状，现在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他们拒绝和西方哲学界进行实质性接触。

聊着聊着，季宗慈突然提出：能不能把程济世先生的著作交给他来出版？

“程先生的事，我怎么做得了主呢？”

“应物兄，你就别给我装糊涂了。你瞒不了我的。我知道程先生快回来了，你是程先生最信任的人。程先生的事情，你不管谁管？”

“反正这事还早着呢。”

“书的出版周期很长的，所以必须未雨绸缪。我只要简体字版权，繁体字版和外语版的版权，你可以给别人。有饭大家吃嘛。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不吃独食。”

作为消息灵通人士，葛道宏在会上是怎么讲的，季宗慈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季宗慈说，他完全赞同葛道宏的说法。葛道宏在会上说了，鼓励学生出国留学的事情，可以先放一放，因为留学费用是很高的。为了鼓励学生出国，学校可以资助一下，但毕竟还得家长掏腰包。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再拖了，那就是不惜血本引进人才，尤其是引进国外的名师，尤其是享誉世界的大师。建一个与国外相媲美的自然科学的实验室，往往要花费巨资，所以，人文领域的研究院可以先建一两个。总而言之，有名师方为名校，名师为名校之本，堂堂济大岂可无本？无本则如无警之骑，无舵之舟也。

复述完葛道宏的讲话，季宗慈说：“这篇讲话，是不是费鸣起草的？”...

葛道宏以前的讲话，当然大都是费鸣起草的，但这篇讲话是不是，他就不敢打保票了。有点像，也不太像。费鸣起草的讲话稿，通常都带有口语色彩，而且里面通常会塞一两个笑话。这篇讲话稿，似乎有点太严肃了。多天之后，得知它还是出自费鸣之手，他又觉得，费鸣把握得很好。本来就是个严肃的事，怎么能随便开玩笑呢？

这一晚上，他没有睡好。

第二天中午，葛道宏突然让他马上过去一趟。

还没等他坐下，葛道宏就说，从清华大学校方获悉，程先生清华之行推迟了。

“是吗？为什么？”

“据说是程先生方面提出推迟的。程先生希望春暖花开的时候再来到北京。清华方面猜测，可能是因为

北京最近暴发的大规模流感引起了程先生的不安。西方媒体对此事报道甚多，大肆渲染，甚至攻击中国的公共卫生制度。真是乱弹琴！流感跟公共卫生制度有多大关系？主要是风干物燥嘛。那个朋友说，他其实理解程先生，因为他儿子本来要带着洋媳妇回国探亲的，看到报道都不敢回来了。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葛道宏说，“我虽然安慰了对方，但心里却想，不来更好！我还担心清华将程先生扣下不放呢。

别怪我多心。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西方媒体总是这样，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程先生对此向来是反感的。程先生跟CNN总裁是朋友，曾当面指出过。不过，因为说的是流行性疾病，在搞清楚事实之前，程先生谨慎一点，是必要的。”

“我当然知道。他的身体又不是他自己的。”

葛道宏说，“我的想法是，你能不能尽快去一趟美国？”

“我正在办理签证。”

“费鸣的外语不错，他可以陪你去。”

他明白，葛道宏现在就想让费鸣滚蛋。校长办公室编制已满，费鸣不走，小乔就进不来，而小乔马上就要毕业了。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正好，你们去美国的时候，可以好好聊聊。”

“他来得及办签证吗？好像来不及了吧。”

“来不及了？”

“您知道，美国自称是个特殊的国家。它以为全世界的人，甚至包括外星人，要么想做它的臣民，要么想对它进行恐怖活动。这个国家没有安全感。对于签证材料的审查，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留着络腮胡子都可能被拒签。”

“他们真该撒泡尿照照自己。”

这么说着，葛道宏就向洗手间走去了，到了门口，又回头说道：“每次在美国过安检，感觉能脱的都脱得差不多了，都光脚拎着裤子了，还是不行。”然后，葛道宏推门进去了。或许是因为在自己办公室，葛道宏竟然没有关门。不关门就罢了，还边撒尿边说话。“这倒无所谓，男人嘛。就是那些美国妇女，简直败人兴致，一身肥嘟嘟的肉！她们自己不在乎，倒让我们这些在好莱坞电影中看惯了美女的人，有些受不了。”

他也去了趟洗手间。葛道宏忘记冲水了。替葛道宏冲水的时候，他通过洗手间的镜子，看到有一束微妙的光束射向了自己的脸。镜子中的他，额骨略高，鼻梁笔直，而且意外地显得年轻。他听见自己说：“我不需要人陪。我自己去。”

这天送他出门的时候，葛道宏突然问了一个问题：“听说你也认识铁梳子？她请你去过桃都山别墅吗？”

他说：“认识倒认识，但没有交往。”

葛道宏说：“我想起来了，铁梳子好像说过，她那个别墅就是程济世的父亲当年住过的别墅，曾毁于战火。倒也没有完全毁掉，只是被刘邓大军的炮火轰掉了半个屋顶，后墙被炸开了一个口子；院内炸出了一个大坑。铁梳子说，它后来就变成了羊圈。铁梳子将桃都山承包以后，将那个别墅按原样建好了。程济世先生小时候肯定在那里住过。”

他想起来铁梳子曾说愿意捐助他一百万出书的事，就顺便说了一句：“要不，你给她说一句，让她把别墅捐给我们？”葛道宏立即表扬了他：“我要提出来，她当然不会拒绝。她跟我们学校有合作嘛。但这话我不适合说。”他以为葛道宏是在暗示，应该由他来说，但葛道宏随即又补充道：“她要是乖，就自己提出来。”

20.程先生

程先生看到他，上来就说：“应物，知道吧，子贡昨日还说，我应许你们做个兼职院长就行了，哈佛这边不要放下。什么兼不兼的？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济大我是要去的。济大就是熊掌。”

谈话的地点就在程先生的寓所，程济世先生称之为“柠楼”^①。程先生说：“这把老骨头，若对济州还有用，我就辞了样楼，回去。”

黄兴说：“弟子陪先生回去。弟子用专机送您回去。”

程先生感慨道：“真是我的子贡啊。你也回去济州投资嘛。既能赚钱，又能助家乡父老发财，两全齐美，何乐而不为？”

黄兴右手抚胸，弯腰，说：“弟子唯先生之命是从。”

程先生说：“子资，上次回台湾，你的几位朋友去看我了。代我谢谢他们。”

黄兴说：“有缘拜见先生，是他们的造化。

他们须重金谢我才是。”

程先生提到，有个朋友在台湾也建了个儒学院，盼望他能回去，以促动台湾的儒学研究。听程先生这么一说，我们的应物兄心里格登了一下。但他不便插话，只能竖着耳朵听讲。他把表情调整到略带忧惧的样子。

程先生说：“漂泊已久，叶落归根的想法是有的。剔骨还父，剔肉还母，本是人伦之常。回台湾是归根，回大陆也是归根。父亲的墓在台湾，母亲的墓在济州。回台湾好是好，可以信口开河，无所顾及。只要不杀人。可就是太闹了，太能闹了呀。闹哄哄的，Too noisy！一刻不消停。

一会儿蓝，一会儿绿，眼花缭乱。一些老朋友也搅进去了，横连纵合，党同伐异，比春秋战国还能闹。本来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如今倒好，新友旧朋竟也反目成仇。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到了台湾，入世不好，不入世也不好。入世？入哪个世？只要入世，就难免要搅进去，难免要跟着闹腾，Make a noise！一闹腾，骨头都要散架了。他们是让我出任儒学研究院院长。院长我也不愿干。我跟某些老朋友不一样。给了他们，他们定然跑得比兔子都欢。”先生所说的“那些老朋友”

是谁呢？李泽厚先生？杜维明先生？还是余英时先生？他不能问，只能听。“他们呢，顾盼自雄，还能折腾。我是不愿折腾了。不想闹着玩儿了。我还是愿意老调重弹，和谐为上，别瞎折腾。夫子是对的，只当素王。我是安于当一个学者，当一个思想家，当一个小老头。既无高官之厚禄，又无学者之华夜，赤条条一身素矣。闲来无事，找几个人聊聊天。清霜封殿瓦，空堂论往事；新春来旧雨，小坐话中兴。岂不快哉？”

讲到这里，程先生要去趟洗手间，说：“稍等，我得去嘘嘘了。”

在本草话和济州话中，“嘘嘘”指的都是儿童撒尿，也指大人给儿童把尿。他觉得，程先生俏皮地选择这个词，正好说明程先生对济州的感情太深了，有如赤子对母亲的眷恋。程先生的前列腺一定也有毛病，因为一去就是好长时间。在前列腺方面，我似乎有些青出于蓝，或许应该给先生介绍个方子，就是用玉米须煎汤代茶。但又似乎不可信也。他想起金或说过，它的作用主要是利尿。

趁着程先生不在，黄兴凑近他，说：“应物兄，我会鼓动先生尽早回大陆的。我也回去瞧瞧。你说得对，那里商机无限。”

随后，黄兴提到了他们共同的朋友郊象愚，但用的是郊象愚另一个名字：敬修己。这是程先生给他起

的名字。黄兴说：“修己兄不太支持先生回国。”

与黄兴一样，敬修己也是程先生的私淑弟子。程先生对他很看重，曾聘他做了自己的学术助手，但因为志不在学术，做事又容易冲动，程先生就将他安排在了黄兴的公司。黄兴公司门下，有一个“儒学与商业”网站。敬修己负责的就是那个网站的编辑，活不重，钱蛮多。应物兄忍不住说道：“修己者，象愚也。说是象愚，我看是真愚，愚不可及。他跟随先生多年，算是白跟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他一条也做不到。”

黄兴说：“他昨日还打电话，提醒先生不可急着决定，可以先答应回去看看。他也想跟着回去看看吧。他出来得太久了。”

他立即对黄兴说：“你告诉修己兄，此事办成后，他若想回去，我可以助他一臂之力。要是办不成，哈，元曲里有句唱词，我要送给他；忙赶上头里的丧车不远，眼见得客死他乡有谁条奠。”这段时间，因为与葛道宏接触多了，他也习惯于引用一些戏文。此前不久，他和敬修己共同的一个朋友客死加州，他在敬修己发给他的邮件中看到了葬礼的图片。修己伫立于墓前的身影，最让他唏嘘不已。修己明显老了，一脸悲成。修己兄，你修来修去，修得不像自己了。

“修己兄近况可好？”

“一日深夜，我路过海湾大桥，见他一个人在桥上走，心中一惊。修己是不是患上了梦游症？”

“千万别掉到河里。”他赶紧说道。

“应物兄有所不知。梦游人就是在屋顶上行走，都有精确的位置感，不会掉下来。他们可以在屋脊上奔跑。”

程先生从洗手间出来了。

这天，他照例录下了程先生的话。程先生接下来的话，真是既诚恳又深情，文华质朴相半是也，文质彬彬是也。程先生说：“嘘嘘一下，轻松多了。人老了，话多，尿多。这里有一本书，里面夹了一朵桃花。桃之天天。西人爱玫瑰，国人爱桃花。这里还有一本书，里面也有一朵桃花。你们看看这两朵桃花。能看出difference（差异）吗？这一朵是在北京的中南海采的，这一朵是在台北的介寿馆采的。看不出是不是？那是时间长了，发白了，发黄了，于了。同是桃树，也是南北有别啊。单说这花儿，在台湾，叶先花后，花朵疏落；北方呢，则是花先叶后。花先叶后，故有灼灼其华，故有人面桃花相映红。应物，你回去可以给葛先生讲，我喜爱北方的桃花，济州的桃花。济州的桃花，以凤凰岭上慈恩寺的桃花为最好。我想慈恩寺的桃花了。”

啊，慈恩寺与有荣焉。

我真想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慈恩寺的住持释延长。

程先生突然说道：“清华有朋友讲，济大校长曾向他探听我在北京的行程。这朋友很敏感，问我是不是要回济州。我没给他讲实话：想远了，礼节而已，乡党嘛。”

“葛校长说，他盼您如久早盼甘霖。”

“北京啊，上海啊，也都有学校欲请我回去。既然要回，还不叶落归根，还不一竿子插到底？要回，就回济州。兹事体大。回？怎么回？何时回？容我再考虑几日。这边的事情，也需交待清楚。怎么样，届时子贡陪老夫回去一趟？”

“回十趟也是应该的。”黄兴说。

“子贡啊，你可在济州建都。你的（商业）帝国在东亚，都城在济州。届时我们师生终日相处，岂不快

哉？”

“弟子愿与应物兄一起，终生服侍先生。”“此事，须说与犬子知道。若他愿意，我也想带他回去看看。带他去过韩国，回过台湾，到过新加坡，还没带他回过大陆。有次跟他谈济州，他以为我讲的是韩国的济州。数典忘祖啊。子不教，父之过也。再说了，我也很久没吃到仁德丸子了。济州的仁德丸子，天下第一。北京的四喜丸子，别人都说好，我却吃不出个好来。名字我就不喜欢。‘四喜丸子’始于何人？始于张九龄。公元702年，张九龄参加科考，中了头榜，给招为骑马。这是好事吧，可他父母却不知道。他家里遭了水灾，父母都逃了。大婚之前，父母终于找到了。他就让厨师做了四个丸子，讲这叫‘四喜’：金榜题名，一喜；成家完婚，二喜；做了乘龙快婿，三喜；阖家团圆，四喜。嗨，真是沾沾自喜。儒家、儒学家，何时何地，都不得沾沾自喜。何为沾沾自喜？见贤不思齐，见不贤则讥之，是谓沾沾自喜。五十步笑百步，是谓沾沾自喜。还是仁德丸子好。名字好，味道也好。仁德丸子要放在荷叶上，清香可口。仁德丸子，天下第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精细莫过仁德丸子。应物，回去就给葛先生讲，奔着仁德丸子，老夫也要回济州。”

这段话非常重要，道器并重！他后来将它整理成文，呈给了葛道宏。再后来，因为要寻找程济世先生的旧宅，他觉得这是个线索，就又把这段录音翻来覆去听了无数遍。他在程先生的语气中，悉心体会着程先生的真情实感。他甚至能听出来，程先生提到仁德丸子时，望梅生津，嘴滑了一下。只是那仁德丸子是什么丸子，虽然我也很想尝尝，无奈余生也晚，未曾耳闻啊。因为高兴，程先生还拉了一段二胡，拉一会儿，讲一会儿。程先生的二胡拉得很好，拉的是

《梅花三弄》，前后足足拉了半个钟头。程先生多次深情地看着那二胡的弦子，有时甚至忘记了手上的动作。程先生喜欢中国乐器，不喜欢西洋乐器。程先生曾说过，我们的弦子是从马尾巴上弄的，他们呢，他们的提琴、钢琴用的是钢丝、钢筋。我们的笛子是用竹子做的，他们吹的是铜管。我们是天人合一，他们是跟机器较劲。这会儿，程先生拉完之后，说：“赫拉克利特的那个比喻是对的：对立产生和谐，如弓与六弦琴。但还有比六弦琴更恰当的比喻，那就是二胡。”：程先生提到赫拉克利特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他在内心里感慨了一声：我的性格很好，但命不好。因为觉得这有些怨天尤人的意思，所以他又悄悄地把这句话改了一下：我的性格不好，但命很好，因为我遇到了程先生。然后他问自己：性格好命不好，和性格不好命好，哪个好？他一时找不到答案。

这会儿，他想，莫非程先生要以音乐为例，阐述自己的和谐观念？

他猜对了。程先生调整着琴轮，说：“《广雅》中说，和谐也。《尔雅》中说：谐，和也。”程先生抚摸着弓子上的毛，似乎要用手指来检验它是否整齐。那动作极尽温柔，但面部表情却没有变化，“常听人言，人人有口饭吃叫

‘和’，人人可以讲话叫‘谐’。谬也！左右左右，先左后右，左上右下，男左女右，中国人向来以左为尊，左御史高于右御史，左丞相高于右丞相。只有元代是右高于左。即便是望文生义，从字的构成上看，此二字也应解释为：地里先有庄稼，锅里先有饭，人人才有一口饭吃，是谓

‘和’：先划定个话语空间，尔后再开口讲话，是谓‘谐’。所谓先确定伦理纲常，人人都来遵守，就叫‘和谐’。和谐是最要紧的。中国最怕乱。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一乱，就完蛋了。”

程先生提到一个名叫灯儿的人：“我喜欢二胡，是因为灯儿。灯儿的二胡拉得好，拉得最好的一支曲子叫《汉宫秋月》。小时候，逢正月十五，听《汉宫秋月》，品十五元宵，乃一大快事。”说着，程先生竟然吟唱起来：听汉宫秋月，品十五元宵，快哉，快哉！哎呀呀，该浇水喽——

浇水？浇什么水？有何深意存焉？哦，原来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浇水就是浇水。程先生在吟唱之时，因为微微转动一下身体，变换了视角，突然看到书桌后面的兰花开了，觉得该浇水了。程先生把那盆兰花移到了书桌上。那个书桌其实不能叫书桌，得叫书案了，因为它比一般的书桌大了许多，上面铺着牙白色的毛毡，几乎像个小舞台。

黄兴将浇花水壶递给程先生。程先生浇着花，说：“有个美国议员来了，看到这盆兰花，就讲好啊好

啊。好什么好？小庙里的菩萨没见过大香火。济州的兰花才叫好呢，凤凰岭上的兰花才叫兰花。这兰花算什么？野草而已。”

慈恩寺大主持释延长的师弟释延安，喜欢画画，也画兰草。我回去一定给他说，你们这里的兰草是天底下最好的。

“我记得，画筋里，也放着一盆兰花。”程先生说。

程先生所说的画筋，漂浮在历史深处，漂浮于波光潋滟的济河之上。程先生说：“灯儿便常在画筋里拉二胡。灯儿的二胡拉得如泣如诉。灯儿人很漂亮，用现在的说法就是sex appeal（性感）。灯儿是个忙人，素面常显粉污，洗妆不视唇红，拉琴也是忙里偷闲。我梦见过她。”

这灯儿是谁？莫非是名歌妓？

程先生接下来的讲述，似乎印证了他的猜想。程先生说，他还清晰地记得灯儿的样子。岁月之尘无法掩饰她的美，反而使她更加熠熠生辉。他还记得她的后背挺得笔直，发髻高高挽起，下巴微微翘着，胸部的曲线映上了画筋的窗纸。哦，程先生的记忆力真是惊人，比如他竟然还记得有一只猫竖起尾巴从窗台上跑过，把灯儿映在窗纸上的曲线给搞乱了。程先生说，当她的手指揉动琴弦的时候，她的小腹起伏有致，有如春风吹过水面，荡起阵阵涟漪。

“扯远了。”程先生说。

“灯儿一定是二胡大师吧？”黄兴问。

程先生眯上了眼睛，再睁开时，目光突然变虚了，好像焦距变了。程先生说，最后一次听灯儿演奏，是在他离开济州之前。家里来了不少人，吹拉弹唱，饮酒作乐。再后来，琴音变成了悲音，欢唱变成了抽泣。说着，程先生吟诵道：

对青山强整乌纱。归雁横秋，倦客思家。翠袖殷勤，金杯错落，玉手琵琶。人老去西风白发，蝶愁来明日黄花。回首天涯，一抹斜阳，数点寒鸦。①

这些话，应物兄有的是第一次听到，有的已听过多次。上面的这首小令，写的是游子在重阳节的一腔柔肠，他已不止一次听过。每次听，都不胜唏嘘。他记得，程先生上次吟诵完这首小令，又吟诵了辛弃疾的词：

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阑干不自由。①。

可这一次，程先生只吟了首句，就站了起来，又去了趟洗手间。黄兴悄悄对他说：“先生有些伤感了。先生伤感的时候，就会说寒鸦。寒鸦到底是什么鸟？”他说：“就是乌鸦。”黄兴说：

“不是吧？我问过先生，寒鸦是不是乌鸦，先生说，寒鸦又叫慈乌。”这时候程先生出来了。黄兴转换了话题，问他：“何时去看孩子呢？我让人送你去？”

这话让程先生听到了。程先生说：“夫人前段时间带着应波小姐来过，将你留在这里的书籍取走了。”

乔姗姗来美国探亲了？而且还带着应波来过先生家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乔姗姗不告诉我，是可以理解的，但应波怎么也不给我说一声？他倒是想起来，他回国的時候，曾將一些書籍留在了这里，那是他留给应波的。应波是两年前来美国米尔顿中学的。当时她去加拿大旅游了。修己曾答应他，把那些书送给应波的。看来，修己失言了，竟惹程先生为此事劳神。

“尊夫人秀外慧中啊。”程先生说。

“慧是慧，秀就谈不上。”

“夫人大家闺秀嘛。乔先生家教很严吧？食不言寝不语，席不正不坐？”

“见到先生，她可能有些拘谨。”

“所以是秀外慧中嘛。”

他们谈话的时候外面还在下雪。透过“样楼”的窗户，可以看到一辆辆铲雪车正隆隆驶过，路边是卷起的雪堆，车后是漆黑的柏油路。程先生果然又提到了《论语》中关于松树的名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提到了“松表岁寒，霜雪莫能凋其采”。程先生又突然问道：“济州冬天有雪吗？雪大吗？幼时，大雪一下就是一冬天，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他回答道：“济州现在很少下雪。”

说这话的时候，他有点底气不足，好像老天爷不下雪是他的错。程先生倒非常想得开。凡是涉及中国，再不好的事情程先生都能原谅，都想得开。程先生说：“这没什么。孔子就不关心下雪不下雪。风花雪月，孔子谈风，谈花，谈月亮，就是不谈雪。子不语怪力乱神，子亦不语雪。一部《论语》，煌煌巨著，从头到尾竟然没有一个‘雪’字。”

随后，程先生突然讲了一个“雪桃”的故事。

①“将楼”，典出《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闲之则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22.之所以

之所以爽快地答应来美国，除了尽早与程先生商谈儒学研究院的事，应物兄还有一个私心，就是想见女儿应波。他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到应波了。她在米尔顿中学读书。打车过去虽然只需二十来分钟，他却觉得很漫长。

来美之前，他给乔姆斯打过电话，说他要去美国出差，问她有什么话要捎给应波。乔姆斯说：“我跟某些人不一样。我每周都和我的孩子联系的。”

任何时候，只要一想到乔姆斯，他眼前首先出现的就是她的嘴巴。那是她的炮台，从那里射出来的火炮能将他炸得血肉横飞。乔姆斯的嘴形其实很好看，有着微妙的柔和的唇线。当她启唇微笑的时候，她的牙齿就像转基因玉米一样整洁有序。可惜啊，他现在很少能看到她的这个样子了。出现在他眼前的乔姆斯，经常是准备吵架、正在吵架或者刚吵完架的乔姆斯：唇线僵硬，同时嘴角朝两边拉开，向闪闪发亮的耳坠靠拢，与此同时那唇角的皱纹也就风起云涌。她说的最多的就是“我”字。提到应波，她也总是说“我的孩子”。

他忍不住纠正了她：“是我们的孩子。”

乔姆斯说：“是啊。我跟你生过一个孩子，不是吗？”

他感叹道：“这话听着怎么有点别扭。”

她立即呛了一句：“我说错了吗？我不认为我错了。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是啊，她怎么能错呢？她是谁啊，她是乔姆斯，而乔姆斯永远是正确的，尤其是在她犯错的时候。而在她的眼里，他却永远是错误的。在漫长的婚姻生活中，她只有一次承认自己犯了错：“我真是瞎了眼，嫁给了你。”但同时，她又认为，他只做过一件正确的事，那就是娶了她。乔姆斯曾对他说：“别惹我不高兴。你不高兴了，是你一个人不高兴。我要是不高兴了，全家人都得跟着不高兴。”他认为她做到了。虽然常常搞不清楚，她为什么突然就不高兴了。

波儿已经出落成一个姑娘了。看到她的那一瞬间，他甚至有些不适应。波涛汹涌！他首先想到这个词。她的胸部比她母亲还要大。都是西餐给喂的。她的头发也过于蓬松了。他得好好观察一番，才能分辨出那到底是黑色还是紫色。哦，是黑红色。女儿一天天长大，他就是想抱也不能抱了。谁说的？女孩过了十五岁，就成了妖精。这话虽然难听，但却接近事实。她的情绪总是变幻莫测。很难想象，褪裸中的那个粉红色肉团，竟很快长成了一个情绪复杂的女人。他陪女儿吃了顿饭。女儿不时地玩着手机。

他记得上次来看她的时候，天空中有大雁飞过，它们排成“人”字形，叫声粗嘎。大雁飞过之后，又有军用直升机飞过。而此时，天空澄静，连一只鸟都没有。她在收看最新的电影，同时不耽误发微信，发视频。她发了一个和他搂肩举杯的镜头，然后让他看同学们的评论：新男友？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印第安人？蒙古人？

她调皮地回复了一下：“是鲁国人。”

朋友问：“鲁国在哪？”

她又回复：“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

朋友点赞：“原来在俄罗斯？你找了个俄罗斯情人？当心家暴，当心守寡。”

她的回复是：“守寡有什么不好？可以再多一次合法恋爱机会。”

她接着又安慰对方：“不是俄罗斯人，是出生在俄罗斯的犹太人。”

他对应波说：“我怎么成了犹太人？”

女儿说：“说着玩呗。不过，你还真有点像犹太人。”

我是个犹太人？一个没割包皮的犹太人？在

《孔子是条“丧家狗”》一书中，他倒是写到过犹太人。他是在解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提到犹太人的。犹太教法典《托拉》说，

“有害于己的，勿施同胞”。中国人和犹太人都讲究适度，善于妥协和让步，都是中庸哲学的天然继承人。犹太教的伦理体系与儒家相近，不是康德式的孤独个人在宇宙中按照理性原则进行自我选择，而是先由立法者确立道德原则，确立

“礼”，然后众人来遵守。但这个“礼”，并不是冷冰冰的，它带着人性的温度，人情的温馨，渗透于美食和歌舞之中，内化于个体的身心之中。他曾半开玩笑地说，在中国人之外，如果让我选择另一个身份，那么我愿意选择犹太人。但他从来没有想到，女儿会半真半假地把他称为犹太人。她是看了他的书才这么说的吗？不可能。她对他的书，向来没有兴趣。

“我怎么会是犹太人呢？犹太人重男轻女。

犹太人认为，生男孩是有福的，生女孩则是悲哀的。犹太人没有女士优先的观念。我呢，因为有你，我成了世上最快乐的人。爱是快乐嘛。”“没想过把我按在尿盆里溺死？”她嘴里发出

“咕嘟咕嘟”的声音。“为什么要溺死你？”

“那你见过溺死的孩子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他想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看她是否烧了。

她告诉他，她已报名参加一个艺术作品展。

最好是行为艺术，因为它直接。“艺艺姐也鼓励我。”她说的艺艺指的是易艺艺，眼下在读他的硕士。几年前，易艺艺与他们同住在北辰小区，她是易艺艺的跟屁虫。“我把构思给艺艺姐说了，她说挺好的。”她的构思就是将一个女孩丢在尿盆里溺死。可是去哪里找个可以溺死的女孩呢？也没有那么大的尿盆。找个布娃娃代替吗？但这里的布娃娃，要么是白人的脸，要么是黑人的脸，找不到中国人的脸。还有，美国人连什么叫尿盆都不知道。

“娘啊，急死人哩。不活了。”她说。

看来是真急，急不择言，所以冒出了济州口音。好啊，这表明了她与他、与他背后的那个城市 and 那片土地的隐秘联系。他觉得，她说话有些不着调。如果她平时就是这么不着调，他是会伤心的。可此时，他却乐意看到她的不着调，因为这给了他“惩罚”她的机会：他去按她的头，在她的头上揉搓着；好像是要让她认错，其实只是为了摸摸她的头发。因为临时产生的静电，应波的发丝随着他的手在起伏，并且还恋恋不舍地贴向他的手指。这虽然属于物理学现象，他却宁愿在伦理学的意义上理解它：女儿对我还是很依恋的。

“你假期回国玩吧。”

“为什么？”

“因为我和你妈妈，你姥爷，都盼你回去。”“那好吧，我也盼你和姥爷过来玩。”她说，

“听说，姥爷又找了个伴侣？姥爷可真够猛的。中国话是怎么说的来着？老来更壮，雄心万丈。”

“老当益壮！再不回去，你连中国话都就讲不成了。”他再次把手按到了应波头上。应波皱起的鼻翼表明，她并不喜欢这样。他想，下不为例吧，这次你就依了爸爸吧。

虽然他打定注意不在应波面前与乔姗姗争吵，但有些争吵还是没有能够躲开她。当话语的刀子戳向你的心脏，如果你来不及躲，你总得挡一下吧？他送应波回学校的时候，应波停了下来，眼望着别处，说：“你与妈妈，不吵了吧？”

“不吵。她脾气好多了。”他本来想说，谁愿意跟她吵呢？

“爱，很痛吗？爱很痛，和不爱很痛，哪个更痛？”

“这小脑瓜子，都胡思乱想些什么呀？”

“回答我。”

他拉着她的手，拍了拍：“总是盼你长大，可没想到你长得这么快。”

她说着把脸扭向了别处，扭向了雪地：“我是说我和你老妈。”

看来无法回避，他就说：“我们是和平共处，没有痛。有点痛也没什么。很多时候，痛就是爱的代名词。”

她说：“可刚才你是怎么说的？你说爱是快乐。”

他又想拉她的手，但她把手放到嘴边哈气去了。他说：“是快乐，也是痛苦。”

他很吃惊，因为他和女儿无意中重复了一部电影的经典对话。那部电影名叫《骗婚记》。他在美国访学期间，为了学英语，曾放过这张碟子。它本来是法国电影，翻译成英文的。他觉得，英译片中的英语，比美国人的英语更正规，更典雅，更适合他这种外国人学习。应该是贝尔蒙多和德诺芙演的。贝尔蒙多额头的皱纹和我一样多，或许比我还多，但人家帅气。如果乔姗姗平静下来，她的气质倒是与德诺芙有几分相近。

他想起，当初女儿曾陪他一起看过。

现在，他的心就很痛。我来看女儿，本该给女儿带来快乐的，但没有。

他必须在上课铃响起之前送女儿回到学校。女儿终于问到了她的担心：“你会离开老妈吗？”

他说：“怎么可能呢？放心，我和她就像一对连体婴儿。”

她很真诚地问：“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没有离开老妈吗？别把我当成三岁孩子，老爸。她经常气你，故意气你。我知道的。但你仍然没有离开她。”

他咬紧牙关，咽了口唾沫。耳膜响了一下。

好像耳膜上有开关，关上又打开。他必须忍住，才能不让泪水流出。不是不让它流出，而是压根就杜绝它的分泌。他得让泪腺休克。他认为，他接下来的话是真实的：“你想听真话吗？如果你妈妈离开我，嫁给了别人，那另一个男人就会受苦。与其这样，还不如我受苦。这个道理，还真不好讲。如果那个男人受了苦，不一定能忍得住。那么，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脑子里刀光一闪。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问这个干吗？你别瞎操心。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你看，雪已经融化了。是雪都会化掉的。连冰块都会化成一摊水。”

他尽量说得既轻松又郑重而且不那么矫情。说出这番话，你感到委屈吗？他在心里问自己。事实上，说出这番话让他觉得很自豪，有一种英雄般的感受；让他觉得很庆幸，因为他还活着，还没有被气死；让

他感受到一种父爱的满足，瞧，女儿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充满着爱意。他还相信了自己瞬间生发的一种希望：既然冰雪都会融化，那么我和乔姗姗或许也会重归于好。

女儿抱住了他。他结结实实地感受到了女儿的身心。他可以自在地抚摸女儿的头发，抚摸女儿的背，并感受到女儿的乳房。她不是妖精，她还是他的天使。即便是妖精，也是可爱的妖精。她是谁？她是我的一切。哦不，她不是我的一切，因为我还有自己的事业。可是，我的事业不也是为了她吗？为了她，就是为了她将来的生活，她将来的丈夫，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的孩子，而他们最终构成了我的“一切”。他闻到了女儿脖后的领口散发出来的气息。他的鼻子先把香水味道从那种味道中剔除出去，然后再尽情地享受女儿的味道。他有些眩晕，觉得自己的身体很轻。

应波说：“你知道吗，老妈在与韦尔斯利学院联系，想来访学。”

他不知道。但他说：“老爸怎么能不知道呢？我支持她。她是想离你近一点。她是想多陪陪你。”

他恍惚记得，有一次通话的时候，乔姗姗提到过韦尔斯利学院。她说：“我要让我的孩子考韦尔斯利学院。”他问为什么？她说：“为什么？这还用问吗？那是最适合女人读书的地方。美国的两个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希拉里，都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中国的两个国母宋庆龄和宋美龄，也都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她可没说，她自己要来韦尔斯利学院。“我不想让她来！”应波说。

“为什么？她很爱你，想陪你。”

“她来了，就不会回去了。你怎么办？”

“孩子，”他拍着女儿的后背说，“你妈妈说了，韦尔斯利学院的那个湖，让她想起了济大的镜湖。来了美国，她会怀念镜湖的，会怀念生活在镜湖旁边的你的外公的。你看，她的心多细。

所以我想，她肯定会回去的。”

“老爸！”女儿说。

“明天，我再来看你。”

“明天？恐怕不行。我和朋友约好，要去加拿大玩儿，去加拿大看雪。波士顿虽然也下雪，但那边的雪更大，大雪封门，住在旅馆里可以静心看书。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出发。”

丫头啊丫头，别以为我不知道。即便这边的雪更大，你也会到那边去的。你会说，你不喜欢大雪封门，而是喜欢在雪地里打滚。

他只能提醒她注意安全。

但让他感动的是，应波这天放学之后，又给他打来电话，说自己把活动推迟了，明天再去加拿大，晚上可以陪他吃饭。

女儿带来了她的几个朋友。有两个男孩。其中的一个中国男孩，来自辽宁抚顺，穿金戴银，胳膊上文着一条青龙。如果文的是别的，他可能会更为反感。他偷偷地、反复而仔细地打量和分析着她和那两个男孩的关系，心中带着父亲的隐痛。他发现，她和他们的关系，与她和那些女孩的关系，几乎是一样的。他这才把心放平。在他面前，男孩女孩倒很乖，至少装作很乖，都不喝酒。他为他们的“装”而感到高兴，并为此多喝了两杯。

回到宾馆，他照例冲了个澡，并习惯性地把外套丢进了浴缸。就在他用脚去踩它们的时候，他又把它提了出来。他的反应很快。如果晚上半拍，水就来了，就会把它们全都打湿。这次来美国，因为没打算长住，所以他只带了两套衣服。要是洗了，又没有及时晾干，那就不能轮换着穿了。不过，虽然没洗衣服，但原地踏步走还是少不了的，因为这已经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了。他的脚高高抬起，又重重落下，那哑哑

骚的声音，有如战鼓。随后他突然意识到，这会影响到别的房间的客人，于是轻轻地躺了下来，用脚拨弄着水。

有个念头冒了出来：要不要跟珍妮联系一下呢？

他当然不是想见珍妮，而是想从她那里知道陆空谷的更多消息。

水漫上他的腹部，然后又退去。他往肩膀上擦着水，思考着如何委婉地向珍妮打听陆空谷。就在这个时候，门铃响了。是不是刚才的“鼓声”惊动了别人？他蹑手蹑脚地从浴缸里爬出来，想通过门上的猫眼往外看。但这门上没有猫眼。怎么能没有猫眼呢？

“是我，应物兄。”门外那人说的是汉语。随后，那人又用济州口音重复了一遍。原来是郑象恩，也就是敬修己。

他身上还裹着浴巾呢。他打开门，闪到门后：“修己兄，快进来！”“不了，见一面就走。车还在下面等着呢。”

“没别的人，我是在洗澡。”修己一定想多了。

敬修己是从加州赶来的，还要连夜赶回加州。跟葬礼照片上的那个郑象恩相比，眼前的这个敬修己又变得年轻了许多，黑发浓密，腰板直挺，双肩平端。但是毗到外面的鼻毛，泄露了他的秘密。那鼻毛是白的。

“程先生说你来了。我过来看看。看看就走。”

“他没说你要来。”

“那你就是不欢迎我喽。”

“哪里话。进来呀，”他说，“不过，黄兴说了，说你想回去看看。真的想回去吗？真的想回去的话，我就安排一下。”

“你说话顶用吗？”

“找个合适的时机，我安排你回去。”

“这么说，你当官了？”

“你看我像个当官的人吗？”

“我来，还想问你一件事。老太太怎么样了？”

不用说，他问的就是在巴别演讲时摔倒的何为教授。他是何为教授的开山弟子，也是何门弟子中惟一直没有拿到学位的人。老太太的近况，我们的应物兄并不太清楚。老太太刚住院的时候，他曾经想过去医院探望的，但事情一忙就忘到脑后了。上本科的时候，他上过她的课的。他决定回去之后，一定去看看。

“放心，听说恢复得很好。”

“哦，看来你并不知情。”

“本想去看看的，但你知道的，出国前总是要办很多手续——”

“我昨天跟她通过一个电话。她问我，如果你到一个孤岛上，只允许你带一本书，你带哪本书？当年研究生面试的时候，她就问过这个问题。（当时）我说，带柏拉图的《理想国》。我答对了。没想到，她又

问到了这个。我不能骗她，但也不能全说实话。我就说，我带上《理想国》和《论语》的合订本。她似乎是生气了。第二天再打电话，她就不接了。”“她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要么就是病重了，无法接电话了。”

“可能是医生不让她接的。”

“听说她是讲授亚特兰蒂斯文明的时候犯病的。如果你见到她，你就告诉她，我也在研究亚特兰蒂斯文明的消失，是用儒家的观点去研究的。”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亚特兰蒂斯人接受了儒家文明，它就不会消失了？”

“好吧，既然你猜出来了，那么这就算是我给你出的一个题目。”

“它足以做一篇博士论文。”

“我看了很多博士论文，毫无意义。国内的那些博士，都是被你们这些教授给教傻的吗？好了，我还有急事，先走了。”敬修己说着，就退出了门。

“急成这样？你这个急脾气啊。”

敬修己停下来，说：“前些日子，我看到一本闲书，说的是人的脾气。上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中等人有本事有脾气，下等人没本事有脾气。我不幸是第三种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改不了喽。”郊象愚转身就走。

他跟着走了出来。敬修己突然喊了起来：“别动！往前走半步，我就给你急。”

因为再不说就来不及了，他就抓紧时间说道：“程先生回国任教的事，你听说了吧？这是好事。于国于民于济大，于程先生自己，都是好事。”

敬修己先是倒退着走，告诉他“别动”，然后转过身向电梯口走去。他发现敬修己的背已经有点驼了。很多年前，敬修己还是蚂象愚的时候，曾给乔木先生送过一个小礼物：叼着水烟筒的木偶。乔木先生拿起来，看了看，说：“驼常体儒嘛。”就把它放入了纸篓。此时，看着敬修己的身影在走廊里越变越小，应物兄不由得想起了此事。电梯开了，从电梯里射出来的光，瞬间将敬修己照亮了，然后那里又恢复了昏暗。后来，他站在窗口，看见敬修己走出了宾馆的门。在雪地里，宾馆门口的那两株银杏树被灯光照得透亮，但两株树之间的空地却是一片黑暗。敬修己先是走进那片黑暗，然后又从黑暗走出，在雪地里踽独行。一时间，他心中不忍，几乎有一种冲动，那就是裹着浴巾冲出去，把敬修己给拉回来。

有人从一辆车里走出，向前迎了敬修己几步，给他披上了一件外套，并替他拍打着裤腿上的雪。然后，他们勾肩搭背向卧在雪地里的车走去。来接敬修己的人，当然是个男的，这是他从身高和走路的姿态上判断的，但他看不清那是华人，还是白人、黑人。那辆车开走之后，应物兄又在窗口站了一会儿。一些往事袭上心头。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个画面，是他到济州汽车站为乔。

姗和象愚送行：车站人来人往，乱成了一锅粥，但乔姗姗和郑象愚却安静地互相对望着，好像四周全没有人，四周的人全是空气。车开动的那一刻，郊象愚的下巴抵着乔姗姗的头，两个人隔着玻璃向他挥身致意。他也向他们挥手，但他们已经把手收回了。他们抱在了一起。他们情真意切的样子，当初曾让他深深感动。

那个时候，谁能知道郑象愚喜欢的其实是男人呢？

①约翰·哈佛（Jolin Harvard）先生的塑像，被认为是哈佛大学的重要标志。在塑像的底座上，镌刻着一行字：“约翰·哈佛，创校人，1638年。”它之所以被称为三流塑像，是因为它与事实不符：一，它并非取

像于哈佛太人，它的模特是赚驾家的儿子；二，哈佛先生也并非给伟大学的创校人，哈饰先生只是哈锦大学早期最著名的损助人，损助了400万甜图书和一半的积蓄；三，哈佛大学成立于1636年，而不是底应上所标示约1638年。

24. 喷嘴

喷嘴发出的声音有如哨子，尖啸，凌厉。水烧开了，但他没有立即把水壶从炉子上取下来。房间里的饮水机坏了，他只好临时买了水壶和电炉。此时，他在泡茶，同时等待着费鸣。地上就放着程先生送给费鸣的那个盒子。他想，费鸣一定猜不出来，里面装的竟然是一把剪子。费鸣这几天没在校长办公室上班，而是去了学校纪委。纪委书记是军人出身，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一条胳膊受过伤，可以摆动，但不能抬起来，此前在教育厅任副厅长。按巫桃的说法，葛道宏为了方便纪委书记尽快熟悉学校情况，就把费鸣派过去了。费鸣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修订反腐、防腐的规章制度。纪委书记对费鸣说：“有腐败，就有反腐败。有了反腐败，就有了反反腐败，有必要用沙盘推演的方式，让人们知道这场战争的艰巨性。”于是纪委书记亲自上阵，由费鸣扮演腐败分子，二人进行实战演习：费鸣负隅顽抗，书记则负责攻克。这里面的分寸感很难把握：抵挡两下就缴械投降，书记会批评你只是应付差事；如果真的死扛到底，书记又会气得拍桌子打板凳。有一天，书记气坏了，骂他作为党员，良心都给狗吃了。费鸣嘀咕了一声，说自己还不是党员。书记随口就说：“这么说，你的良心狗都不吃？”费鸣喝了几杯茶，才把火气压住。过了一会儿，书记又问：“听说夫人不光在单位，在家里也是作威作福？知道人们怎么在背后议论的吗？母老虎！人们都叫她母老虎。”

费鸣说，我现在是单身。书记说，是因为怕查离掉的吧？变相转移财产？费鸣有嘴说不出，都被训傻了，很担心自己绷不住，顺嘴一秃噜，说出不该说的话。毕竟，他在校长办公室知道很多事情。

巫桃正绘声绘色讲述，乔木先生开口了：

“我看新来的书记挺好。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鸣儿平时站无站相，坐无坐相。说过多次，就是不改。这不，几天下来，他就像换了个人。”

巫桃说：“要我看，他们彼此都人戏太深。”

乔木先生说：“都是跟我学的，连戏都不会演。”

巫桃说：“鸣儿肯定想早点回办公室。”

乔木先生说：“我路过纪委办公室，看他们也不像他说的那样。他们还放唱片呢，《武松打虎》，好像是盖叫天唱的。”

巫桃说：“书记是个戏迷，让费鸣配合着唱，演老虎。”

乔木先生说：“他一句戏文不会唱，不演老虎演什么？”

他觉得，这是葛道宏故意安排的，为的是让费鸣来找他求职。而费鸣之所以把这些事情讲给乔木先生和巫桃，或许就是为了让她们转告他，他在纪委一天都待不下去了，想到研究院来。巫桃显然没有理解费鸣的意思。而对那位未曾谋面的纪委书记，我们的应物兄突然有了好感。好样的，要不是怕你栽跟头，我真想请你喝茅台。

这次，费鸣提前半个钟头到了。

敲门声很轻，很有礼貌。这就对了。你再等一会儿吧。那时候应物兄正在听程先生的一段录音，是关于人的头发的。他试图从那段话里找出程先生送费鸣剪子的意义。程先生说，中国古人极端重视人的毛发，对人的毛发进行了极为详尽的分类。《说文解字》收录了九千三百多个汉字，有五百四十个部首，关于人的毛发的部首就有五个。春秋时期，人们每日梳头，三天一洗头，但成人后不再剪发。头发的多少，被视为衡量一个人贤良的标准。孔子就是重发，长发飘逸，像Bob Dylan（鲍勃·迪伦）。但这段话与剪子有什么关系？好像没什么关系。

这次没有鹦鹉替他们缓解尴尬。他们是从茶叶谈起的。他照例问费鸣，是喝茶呢还是喝咖啡？

“您这里总是有最好的茶。”

“当然，要喝就喝最好的茶。”

他确实喜欢喝茶。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按照孔子的意思，中庸作为最高的仁德，人们已经很少有了。不过，这不要紧。只要你养成了喝茶的习惯，你就有可能具备这种仁德。儒道释三家，都喜欢茶，都与茶相通：茶与儒通在中庸，茶与道通在自然，茶与佛通在神合。

“应老师，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想让我到研究院来。我也知道，程先生和葛校长也愿意让我过来。”

“程先生也想让你过来？听谁说的？”

“葛校长说的。葛校长与程先生通了电话。”

好心请你过来，你就是不过来。葛校长一说，你就过来了？但接下来，他听到了费鸣的牢骚：“我早就知道葛校长要用乔引娣，只是没有料到这么快就让我腾位置。靴子终于掉到了地板上。我对此没有怨言。我当然巴不得赶紧滚蛋。而且我打心眼里认为，小乔比我更合适。我观察过她的屁股，饱满，裤子绷得很紧，随时都可能绽开。葛校长喜欢从背后打量人。这样的屁股确实更容易让他感到愉快。当秘书的一个基本任务，不就是让领导保持身心愉快吗？”

“干吗捂着嘴巴？”

“有点牙疼。”

牙疼？那都是你刻峭寡和留下的毛病。此时费鸣还站着呢。他请费鸣坐下。费鸣把手夹在双膝之间，垂着头，茶杯也没动。他请费鸣喝茶，费鸣把茶杯端起来了，却仍然没有喝，而是问道：“还记得邓林的那通电话吗？邓林说得对。”

怎么能不记得呢？就因为那段话，他后来狠狠地批评过一次邓林。邓林读研时虽然不在他的门下，但曾选修过他的课，而且邓林后来能到案庭玉身边工作，也多亏了他，所以他批评邓林，邓林是从来不敢回嘴的。

费鸣刚到校长办公室的时候，费鸣的哥哥费边曾请几个朋友到家里喝酒，以示庆祝。那天邓林刚好有事找他，他就把邓林带过去了。邓林那时候已经是案庭玉副省长的秘书了。席间多喝了几口，邓林就借着酒劲乱说了一通，什么古今中外，秘书的座右铭都只有一句话，权力的中心就是真理的中心。邓林还用顺口溜的形式，用自嘲的方式，表达了秘书工作的要义：领导讲话，带头鼓掌；领导唱歌，调好音响；领导洗澡，搓背挠痒，领导泡妞，放哨站岗。多着呢，还有什么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布置会场，等等。邓林说，这里面的任何一项都不能掉以轻心。单以鼓掌来说吧，看上去好像是个小问题，其实是个大问题。它甚至可能与国家命运有关。“有这么一个小例子，”邓林摇晃着一根手指说，

“1989年12月中旬，在罗马尼亚的一个小城，警察与群众发生了冲突。屁大一点的事，本来不值一提。但几天之后，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在一次集会上提到了这次冲突。通常，老齐讲话停顿的时候，秘书都应该带头鼓掌，接下来就会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是也。但是，那一天，秘书好像吃错了药，竟然把鼓掌这事给忘了。突然，某个地方传来一个嘘声。此声一起，会场上顿时嘘声一片。然后呢，又不知道从哪个特角另突然响起了一个口号：打倒齐奥塞斯库。一石激起千层浪。接者就是军队倒戈，老齐出逃，当晚被捕，一枪崩了。呜呼！须臾之间，生死立判，江山易帜，天下大乱，能不慎重乎？”“我看你挺自由挺快乐的嘛。”他提醒邓林。“快乐？当秘书，哀乐由人。欢喜是别人的连悲哀都轮不到自己。费鸣，你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你是男的。幸而为男，不然，床第之辱也跑不掉的。”

“你说的那些官员，都是些官僚。葛校长可是个学者。”费鸣说。

只见邓林摇晃着手指，又讲了一个故事，主角是哲学家萨特。萨特一只眼残疾，是个斜眼龙。萨特一生照相无数，绝大多数摄影师都愿意把他的两只眼睛尽收于镜头，他们觉得一只眼正视一只服斜视，恰好

能够体现萨特思想的精髓；有一种奇妙的洞见。但是有一次，一个摄影师在拍照的时候，巧妙地利用了萨特烟斗里飘出来的烟雾，让它挡住那只斜眼。萨特对这张照片很满意，向摄影师提出一个请求，能否多洗一张给他，他想寄给母亲。其实萨特并没有寄给母亲，因为他舍不得寄。那张照片一直挂在他的书桌正上方。

“看到了吧，连最有反省意识的哲学家都未能免俗，更不要说一个校长了。”邓林说这话的时候，人坐在沙发上，两只脚却跷在前面的椅背上。

应物兄把那只椅子抽走了。于是，邓林一下子从沙发上出溜了下来，摔了一跤。这一摔，邓林的酒就醒了大半，看着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使劲地点着头，还借着揉脸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这会儿，听费鸣提到那场谈话，他对费鸣说：“葛校长对你够好了。”

费鸣夹着双手，身子前倾，说：“应老师，我来告诉你，上次为什么会拒绝你。不是因为大著的事情。更何况你嘲讽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别人都没有跳出来，我为什么要跳出来？最不应该跳出来的是我。我之所以拒绝你，是因为我对儒学研究没兴趣。我感觉不到快乐。我不想把自己拴到这上面。其实，你的大著我早就看到了，比你看到得还早。你可能不相信，样书刚出来，我就在季宗慈那里看到了。后来我之所以跳出来，是要故意惹你生气。我知道你在筹备儒学院，也想到你会找我的。但我不想参加进来。至于我和那个女翻译家的关系，在此之前，我已经决定和她分手了。我是故意把那本书拿给她看的，然后正好借坡下驴。”

“这么说，你并没有真的生我的气？”

“没有，一点没有。你知道，我是个直肠子。”

“你是在安慰我吧？我虽不是故意的，但还是很不安。她是个好姑娘。”

“好个屁！瞧，她受不得一点委屈。受点委屈，就打击报复，不惜把自己给毁了，嫁给一个糟老头子。你的那段文章，正好成了试金石。我得感谢你。”

“你们后来有联系吗？”

“其实她不愿结婚。她更认同季宗慈和艾伦的关系。”

“可她还是结了婚。”

“因为那个老头子已经快死了。她很快就会恢复自由身了。她后来与我联系过，想继续保持那种关系，但我拒绝了。因为我对她那个丈夫是尊重的。”

我对那个老人也是尊重的。我还陪着芸娘去拜访过他呢，因为他曾将芸娘的诗译成英文。当时他刚过完七十岁生日，拿着蛋糕请他们品尝，还把樱桃蘸了奶油分给他们。它像是去年剩下的，上面的奶油都变成酸奶了。在他的桌子上，有一本用镇纸压着的书稿。他正在修改自己早年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并将修改过的诗稿发在自己的博客上。也没有提醒他一句，本来是传颂已久的经典译本，却被他越改越差。后来，我又登录过他的博客。他的博客上发过几张照片：他坐在轮椅上，迎着朝阳，那个女人站在他的旁边，身后的阴影拖得很长。

“你说，研究儒学不快乐。我可不能同意。

《论语》首章首篇谈的都是快乐。学习的快乐，朋友来访的快乐，不被人理解也不气恼，照样快乐。”

费鸣不吭声了。

他对费鸣说：“我相信，你会感到快乐的。”

只有做有意义的事，我们才会感到快乐。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我们的目标是，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成立一个儒学系，一个正式纳入学科招生计划的儒学系。这将开创中国人文学科的历史。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学科，我们的儒学研究便很难称为学术，非史学，非文学，亦非哲学，不伦不类。没有学科建制，我们就是孤魂野鬼，当然不快乐。如果成立一个儒学系，有自己的学科建制，自己的招生计划，那就会感到知行合一，事业有成，身心快乐。”

“您说，我听着呢。”

“第一步，就是成立一个儒学研究院。我们将制定出自己的学术规划，与海外相关机构建立合作机制。这里将成为儒学家的乐园，一个真正的学术中心。我们还将很快着手编写《《论语》通案》，对古今中外各家各派的《论语》研究，进行爬梳整理，纂要钩玄。它既面向过去，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总结；也面向未来，以期对儒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意义进行展望。对儒学史上的那些里程碑式的人物，我们当然也不会放过，将调兵遣将，组织人马，为他们写传。儒学联合论坛也好，儒教中国也好，中国儒教也好，当代儒学也好，国际儒学联合会也好，国际耶儒对话组织也好，我们都可以联系，与他们进行深度合作。当然了，要成立这样一个儒学研究院，需要大把大把的投入。现在看来，钱不是问题。葛校长已经许诺，将投以重金。我们可能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才能把钱花出去。你不是写过剧本吗，我们可以组织人马重写《孔子传》，不比您写剧本赚得少。”

多天来，应物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孤守在逸夫楼的顶楼，在纸上写啊、画啊，弄的就是这个。他这会儿想，这些计划，有的我同程先生和葛道宏谈过，但大多数的计划，还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费鸣，听到这些宏伟蓝图，您难道不激动吗？怎么样？入伙吧！您的行政工作经验，正好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以后，我是不就该叫您应院长了。”

“这担子很重，我担不起来。”

“难道是乔木先生？”

“不不不。先生虽然精通儒学，但他却不喜欢被人称作儒学家。”“莫非是姚鼐先生？”

“姚鼐先生？七十岁之后，他的任务就是玩儿。”

“难道是程济世先生？这么说，程先生真的要回国任职？他年事已高——”

“他的身体好着呢。而且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除了我，还有谁？”

“怎么，你有合适的人选要推荐？”

“前几天，我到金融学院送一份文件——”

没等费鸣说出那个家伙的名字，应物兄就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那个家伙如今在济州金融学院教公共课。他也是应物兄的弟子，天资聪颖。据说头大的人聪明，他的头就很大，外号就叫大头。他矮小的身材跟那颗硕大无朋的脑袋相比都有些不成比例了。幸亏脖子比较粗，不然还真顶不起来。他刚刚分期付款买了个小公寓，又弄了两尊佛像，还是从盗墓贼手里买的，经常盘腿坐在二手地毯上一动不动。干吗呢？参禅呢。一个参禅的人，怎么能指望上呢？关键是懒。剖一个痔疮，他就敢休养半年。“还有一个人，您的老朋友——”

“你说的是伯庸吧？”

应物兄可以原谅费鸣，却无法原谅伯庸。伯庸也是乔木先生的弟子，如今最著名的身份是屈原研究专家，微信头像就是粽子。伯庸是其笔名，取自《离骚》的第一句话：“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庸。”伯庸有一个观点，就是研究一个人，一定要像儿子揣摩父亲或者像父亲关怀儿子那样充满爱心，也就是所谓的“理解之同情”。伯庸承认，细说起来，这个笔名确实有些占屈原便宜的嫌疑，但这不能怨他，只能怨学术界。他本想拿屈原儿子的名字做笔名呢，问题是屈原公子叫什么名字，学术界硬是给不出一个准确的说法。费鸣对应物兄进行攻击的时候，最大的盟友就是伯庸。伯庸也犯神经了，主动对号入座，认为应物兄在书中骂了他。应物兄曾在书中写到，有一个朋友，因为头发枯黄，所以总喜欢染发。多年的染发生涯使他的头发越来越细，越来越稀，接近汗毛了。后来这位朋友就开始脱发了，头发把浴缸下水口都堵死了。他曾对这位朋友开玩笑，说他的脑袋被卷入了沙漠化进程，而且不可逆转，接下来就是童山濯濯了。但奇怪的是，这位朋友后来竟然长出了新发。朋友告诉他，自己用了一个偏方，就是用生姜来刺激毛囊，以促使头发生长。具体的办法是，买来一堆生姜，切成姜片，用榨汁机榨出姜汁，倒入脸盆，再倒入温开水搅和，然后把脑袋伸到水里浸泡，一直泡到头皮发热为止。有好长一段时，这位朋友不管走到哪里，口袋里都装着一块生姜，一看四周没人，赶紧掏出生姜在头皮上蹭蹭：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朋友说了谎，新长出的头发不是生姜蹭出来的，而是种上去的。原来植发已经成为了世界潮流。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头发就是植上去，很多政治家和演艺界明星都曾植发。贝克汉姆曾把辣妹维多利亚的头发移植到自己的头上以示恩爱。在贝克汉姆的带动下，男女互相植发渐成时髦。有些人甚至将自己的耻毛移植到脑袋上去。看加观察就会发现，这位朋友新长出的头发出现了奇异的变化：原是直发，今是卷毛；原来灰白，现在乌黑；原本随风飘动，现在则呈匍匐之态。莫非他自给自足，也移植了自己的耻毛？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耻毛的作用，一是为了防尘，防止脏东西接近生殖器官，二是为了保暖，保护精子和卵子正常的生存温度。耻毛之所以叫耻毛，是因为耻毛和耻毛所覆盖的区域是羞于示人的。将益于示人的东西，拿出来炫耀于人并当成一种美，这样的人心中还有“羞耻”二字吗？孟子说，“耻之于人大矣”，“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也”。《管子》将

“礼、义、廉、耻”看成“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对，就是这段文字，伯庸认为写的就是他。

掉头发的人多了去了，你主动对号入座，又算怎么回事？

对于书中个别注释不严谨的地方，伯庸一律称之为抄袭。伯庸说，学者抄袭比偷儿偷东西还要可恶。偷儿偷了东西，还生怕别人知道，学者呢，却要公开发表。什么叫不知羞耻？这就是喽。费鸣当初用来攻击他的炮弹，有很多都是伯庸提供的。他尤其不能容忍伯庸把他和娱乐人物相提并论。因为他的书卖得很好，有一段时间甚至爬上了销售排行榜，这引得伯庸大为恼火。有一天，他在学校碰见伯庸，伯庸斜坐在自行车上，脚踩着垃圾桶，保持着身子的平衡，然后勾着食指，示意他走过来。他不想让伯庸难看，就走了过去。伯庸说：“我看了排行榜，有意思。排在你前头是一个笑星的自传，排在你后头的是一个专演二奶的影视明星的写真集，说是卖书，其实是卖肉，卖的是秀乳、玉腿和翘臀。”伯庸声称自己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娱乐人物的知名度主要来自绯闻，而某些学者的知名度则主要来自丑闻。伯庸还称他应大师。“他妈的，你才是大师呢。”

伯庸挤弄着他的小眼睛，说：“别急啊。那你来说说该怎么称呼你呢？笑星？”

他正要发作，伯庸瞪了一脚垃圾桶，一溜烟地跑了。

费鸣怎么会向我推荐伯庸呢？这不是成心惹我生气吗？他压住那团火，对费鸣说：“你们虽然来往密切，但有些事情他也不可能告诉你。伯庸兄正办理调动手续呢，要调到济州师院去。他马上就要五子登科了。那边许诺给他一套房子，一个文化研究所所长的位子，当然还有票子，而且他又要结婚了，妻子是个寡妇，寡妇马上就要给他生儿子了。我们只能祝他好运。”

他认为，费鸣之所以提到伯庸，是在测试他是否记仇。如果我们要共事，这事必须翻过去。虽然我们当时都当了真，都动了情，都挂了彩。但接下来，他又听费鸣说道：“还有一个人，我觉得很合适。”

“只要你觉得合适，可以都说出来，我不怕浪费时间。”

费鸣竟然真的又提出一个人，是个女生，应物兄的第一个博士，现在已经分配到上海同济大学教书。此人对应物兄倒是崇拜至极，言听计从。如果他说公鸡会下蛋，她可能会说不仅会下蛋，运气好了还可以下个双黄蛋。如果他说砂锅能捣蒜，她肯定会说不仅捣不烂，而且还可以腌糖蒜。在她眼里，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但她的夸奖总是夸不到地方。由于抽烟过多，他的喉咙里总是有痰，嗓子眼里常常咕噜咕噜的，这本来是个毛病，她却不这样看。她觉得他的声音不仅好听，还象征着深沉。他曾对他说过：“知道您的声音为什么那么好听吗？您前世应该向寺庙里捐过一口钟。”他琢磨了一会儿，才知道她是夸他声如洪钟。这话说得他都不好意思了。由于长期伏案，他有些微微驼背，这本来是脊椎变形，在她眼里竟然也是美的。她认为那是一种道德之美，象征着谦恭，所谓谦谦君子，需需吉人。

这是研究院，这是儒学研究院，这是程济世先生挂帅的儒学研究院，我弄个吹鼓手放在身边，算是怎么回事？绝对不能。

“你就不要替别人考虑了。”他对费鸣说。“应老师，您真的觉得，我比他们都合适？”

要我说实话吗？要不是葛道宏非要你来，要不是程先生也提到了你，要不是乔木先生也推荐了你，我怎么会用你呢？当然，这话他没有说。他心里是那么想的，嘴上却是这么讲的：“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知之。得人之道，在于识人。识人之道，在于观人。观人重在言与行，识人重在德与能。在很多方面，你都没有问题。有问题也是小问题。”

“请应老师批评指正。”

他扔给费鸣一支烟，又接着说：“如果说有问题，那也只是因为你是个直脾气。跟直脾气的人打交道不累。直脾气的人不玩那么多心眼。就是玩了心眼，我也能看出来。所以我首先选中的就是你。我知道你在校长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起草文件，偶尔还给葛校长开开车。革命工作当然不分贵贱，可是让一个博士去当一名司机，未免有点太屈才了。你要开的是宇宙飞船，我就不拉你人伙了。”

他注意到了费鸣表情的变化：刚才，因为尴尬和矜持，费鸣的眸子显得很深，现在突然变浅了，好像有点激动。事实上，他也被自己讲激动了。给自己点烟的时候，火苗分明已经从打火机里路了出来，可他还要连续击打多次，啪啪啪。烟点上之后，他竟然忘记松手了，火苗仍然燃烧着。在火苗的照耀下，他看到自己的虎口在跳动。

还有句话，他没有说出来：鸣儿，我已经准备好了，将自己的后半生献给儒学，献给研究院。这不是豪言壮语，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没有说出来，是怕吓着你。我是担心你会觉得配不上我应物兄啊。

“我只是个文人，做到洁身自好，就不错了。”

“这是什么话？做人只做到洁身，做文只做到自品，有什么意思？到头来，斗室七步星转，也枉为了一介文人。”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更多书单，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更多书单，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